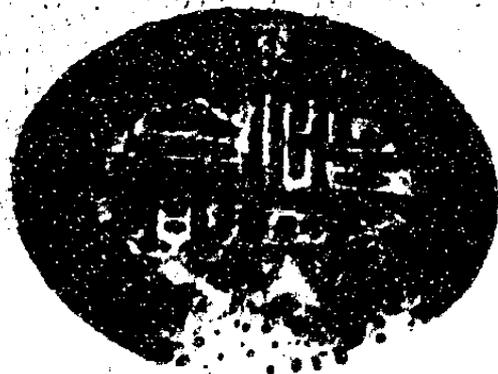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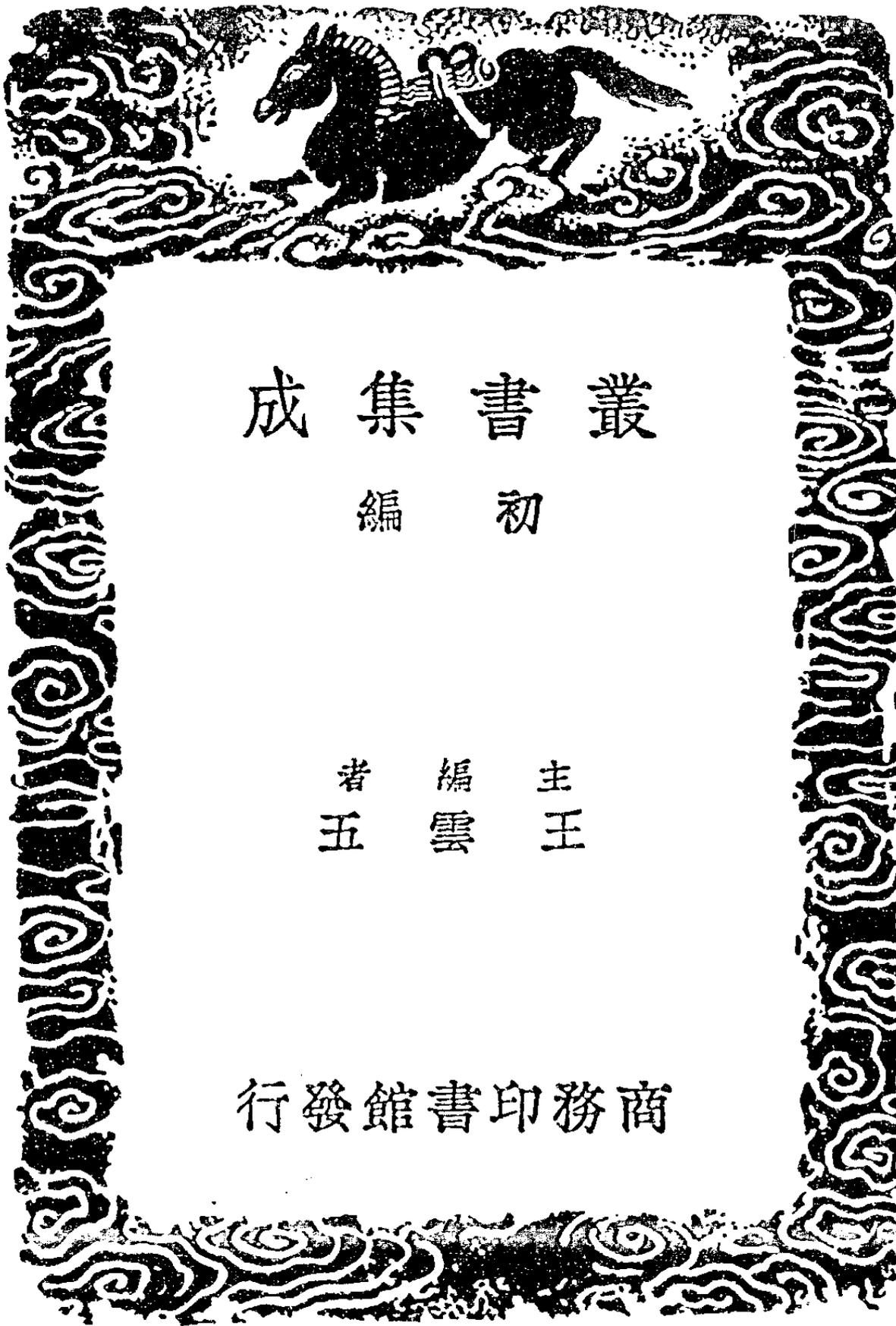


學

統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3
114
3:3328



統 學

(一)



3 0646 5038 9



熊賜履撰



A049551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寢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閒。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尙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脈絕續之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沈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譚陋之謂。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昔。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敍旨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康熙乙丑初秋。澧川熊賜履敬書於秣陵之愚齋。

學統目錄

卷一

正統

孔子

卷二

正統

顏子

卷三

正統

曾子

卷四

正統

子思子

卷五

學統 目錄

正統

孟子

卷六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卷七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卷八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卷九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卷十

翼統

閔子

卷十一

翼統

冉子

卷十二

翼統

端木子

卷十三

翼統

有子

卷十四

翼統

言子

卷十五

學統

目錄

翼統

卜子

卷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卷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卷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卷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卷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卷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卷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卷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卷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卷二十五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卷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卷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卷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卷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卷三十三

附統

冉晔

仲山

宰予

冉求

顓孫師

學統 目錄

曾點

公西赤

宓不齊

原憲

高柴

漆雕開

澹臺滅明

樊須

南宮縚

公皙哀

公孫龍

卷三十四

附統

左邱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公明儀

公明宣

樂克

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孔安國

伏勝

夏侯勝

申公

轅固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韓嬰

毛萇

高堂生

后蒼

胡毋生

嚴彭祖

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劉昆

注丹

張興

孫期

宋登

張劭

尹敏 周防 孔僖 高詡 包咸 魏愬 伏恭 任末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丁恭 周澤

學統

目錄

程曾

張元

李育

服虔

謝該

許慎

鄭元

鄭興

鄭衆

盧植

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范宣

范甯

皇侃

沈不害

平恆

樂遜

劉焯

卷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王元感

褚無量

馬懷素

元行沖

歸崇敬

卷四十上

附統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孫奭

孫復

石介

胡瑗

何涉

周堯卿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譙定

邵伯溫

王當

喻樗

洪興祖

高閔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胡寅

胡宏

胡寧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呂祖謙

卷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予

黃灝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蔡幼學

劉愚

魏挾之

李心傳

李道傳

程迥

劉清之

魏了翁

廖德明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黃震

卷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胡一桂

趙復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張頌

黃澤

蕭燾

安熙

卷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時勉

陳敬宗

魏驥

周桂

劉觀

吳與弼

陳真晟

羅倫

章懋

陳選

邱濬

何喬新

楊守陳

卷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黃鞏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瑄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顧憲成

高攀龍

卷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卷四十四

雜學

楊子

卷四十五

異學

老子

卷四十六

異學

莊子

卷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卷四十八

異學

墨子

卷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卷五十

異學

道家

卷五十一

異學

釋氏

卷五十二

異學

釋氏

卷五十三

異學

釋氏

學
統
目
錄

學統卷一

孝感熊賜履撰

正統

孔子

孔子諱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啟封於宋，啟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金父生罍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陬邑大夫，故人稱陬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復求嬖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以其禱於尼邱而生，故因名丘云。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拜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遣之鯉魚，孔

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始成笙歌。二十七歲。郟子來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遂往見郟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嬰相之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界。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繫紼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丘甚矣。景公舍孔子於外館。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卽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車一乘。馬四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既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弘。言終退。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而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敵。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彼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鬪。雞故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

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亦蒞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無何。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尺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四十九歲。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五十一歲。時公

山弗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顏路之子回來從學。五十二歲。定公以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狃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奸民云。齊大夫犁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堵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

子歷堦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作。歷而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堦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奏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郕。龜陰之田。以謝過。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三歲。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與言偃論禮。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其論語。五十四歲。由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

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爲司寇。國人謗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靡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聞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從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于大夫。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俎。孔子遂行。宿于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問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過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郕。其宰公歛處父不可。公圍郕。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旣至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矢石弩，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生欲昭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櫃中果得之。時皆稱孔子之聖。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疆，更伐陳，陳嘗被寇，於是孔子去陳，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未之難矣。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然亦不果行。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爲魯哀公

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既葬，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召子貢入，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豈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曾點遣子參從學。參在楚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其秋，昭王卒，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魯，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蒯瞶之子輒立，是爲出公。晉納蒯瞶而輒拒之，蒯瞶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言，召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誡冉有曰：卽用以夫子爲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拜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聞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對。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自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而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至魯，作邱陵之歌，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爲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爲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敍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爲世法者編次爲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複，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敍如也。釋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象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仁爲指。因人答問，如天之因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顏淵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爲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西狩獲麟者。卽絕筆也。是年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乃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明年春。聞子路死。衛出公輒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下。則猶賓之也。丘。般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

楹之閒。子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也。年七十有三。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熒熒予在疚。嗚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倂童年。不爲禮君。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冢上。復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行世。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焉。平帝追諡爲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諡爲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爲先聖宣父。中宗追贈爲文宣王。宋眞宗改封爲元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卽位。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號如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爲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又立啟聖祠。祀叔梁紇。以顏路曾皙孔鯉孟激配享。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歷中。又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啟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爲之。著爲令云。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覩。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然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襲。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黃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包得盡。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爲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己。卽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卽舜所謂執中也。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卽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卽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卽理一而分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卽寂然

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卽元亨利貞。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憤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曾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冕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卽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卽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爾。

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澄。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呂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其機在用人上。蓋其所舉用者。如顏曾冉閔之徒。如子產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遜。如鏡之明。妍媸一過盡照了。

顧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

箇矩中閒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彊。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彊者有不得自用其彊。但絲毫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教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教。不過曰求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卽性也。性卽仁也。仁卽性也。性卽善也。斯理也。存之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爲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爲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爲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越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彌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微而一塵一息之無閒。大而

霄壤翁闢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操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卽善也。而求仁之方。則卽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卽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湮。異端蠱湧。百家失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未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真。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貿貿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卷二

正統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爲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爲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郕，子孫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卽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少孔子三十八歲。顏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諛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丘將擇焉。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說其閒，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孔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盛寧，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二十

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顏子入，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子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愴於得祿，真於持身。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

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八年。卽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亦如之。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唐贈堯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顏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多。而號爲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何其難哉。

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閒爾。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意自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用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顏子。

龜山楊氏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孟子所謂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憂不如舜爾。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或問。顏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閒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處。卻不是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又曰。顏子爲是私欲旣去。天理流行。動靜語嘿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

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鄙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卻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朱子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顏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顏子之箠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己是不樂了。

又曰：箠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箠瓢。

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說，所以爲有功也。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人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閒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意閒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卻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竊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爲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勉齋黃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初。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

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朱子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

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卽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孰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西山真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吳氏曰。顏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

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又曰。顏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

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矣。卻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時。不敢必於大用爾。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其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卽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卽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又曰。好仁者無以尙之。顏子箴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閒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又曰。程子曰。顏子箴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卽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又曰。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又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莖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又曰。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易熟此理。理者何。卽天命之性。

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卽性也。

又曰。顏子箪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箪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會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於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

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子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碓确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妖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顏子樂處正在於此。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爲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

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說。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能。一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野

曰。我亦有此說。仁智實相爲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爲聖人。若自以爲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爲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顏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卽以顏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卽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爲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卽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容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當時孔子於其間爲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其間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王佐才。卽班氏亦曰。伊呂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當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爲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淵於瞿曇棒喝之間。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擎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略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卽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韶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爲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竄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卷三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郟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于郟，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郟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郟，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旣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天，天生阜，阜生黠，黠以周敬王十五年，卽魯定公三年，生曾子于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于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于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于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鱸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加于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于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芸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于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于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竝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于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達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于脩身。蓋脩身卽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經，授之以孝經。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于聖也，貴貴爲其近于君也，貴老爲其近于親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慈幼爲其近于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箇，遺車七乘，大夫五箇，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益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皙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皙于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輻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旣遣而包其餘，猶旣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旣食，則裹其餘乎？曾子

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讀
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
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魯人攻鄆。曾子辭于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
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
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于曾
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
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妻以梨
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
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于非乎。遂終
身不娶。子由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
也。緇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

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諱父母于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歲，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子西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筮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子元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筮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盟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筮。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卽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元。曰中。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門。聰明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易筮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賴道。

又曰。曾子易筮之際。志于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又曰。易筮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箇誠篤。

程伯子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于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爲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于思。惟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能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于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即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一貫之道。曾子于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略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缺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卻自不曾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于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問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于其閒所貴者。容貌辭氣顏色三者而已。三者皆其平日涵

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卻是日用閒積累工夫。一貫之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于戾。所謂全而歸之也與。

雙峯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爲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于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閒。尙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閒。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于力行。然亦未嘗不先于致知。況大學成于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于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曾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閒。可謂切實矣。操存卽平日涵養于靜時者。省察卽目前致察于動時者。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缺。

又曰。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真氏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又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于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曾子之學由孝而入。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于此著明之。而于大學尤推廣之。脩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雲峯胡氏曰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理義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于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于論語者二。見于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于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宏。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閒斷。所以不可不毅。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于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宏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勉齋黃氏曰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于大學。旣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

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也。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殊支離。曾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言所謂一貫。卽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閒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于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守身事親。今之爲宦者。無見于此。而傷人害物。無所不至。故人至痛罵。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宏。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皆爲吾老。天下之幼。皆爲吾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宏之道。心便如此宏了。而私意少有閒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安。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工夫又不閒斷。如曾子只是宏毅。宏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脩身爲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于孔子。故其學以脩身爲本。其孝以守身爲要。生平戰兢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宏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于仁。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一貫之謂也。此卽曾子之得統于孔子。而以傳于思。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脩。

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卽吾儒亦有顏子嘿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脩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閒亦有何分別。而顧爲此異說之紛紛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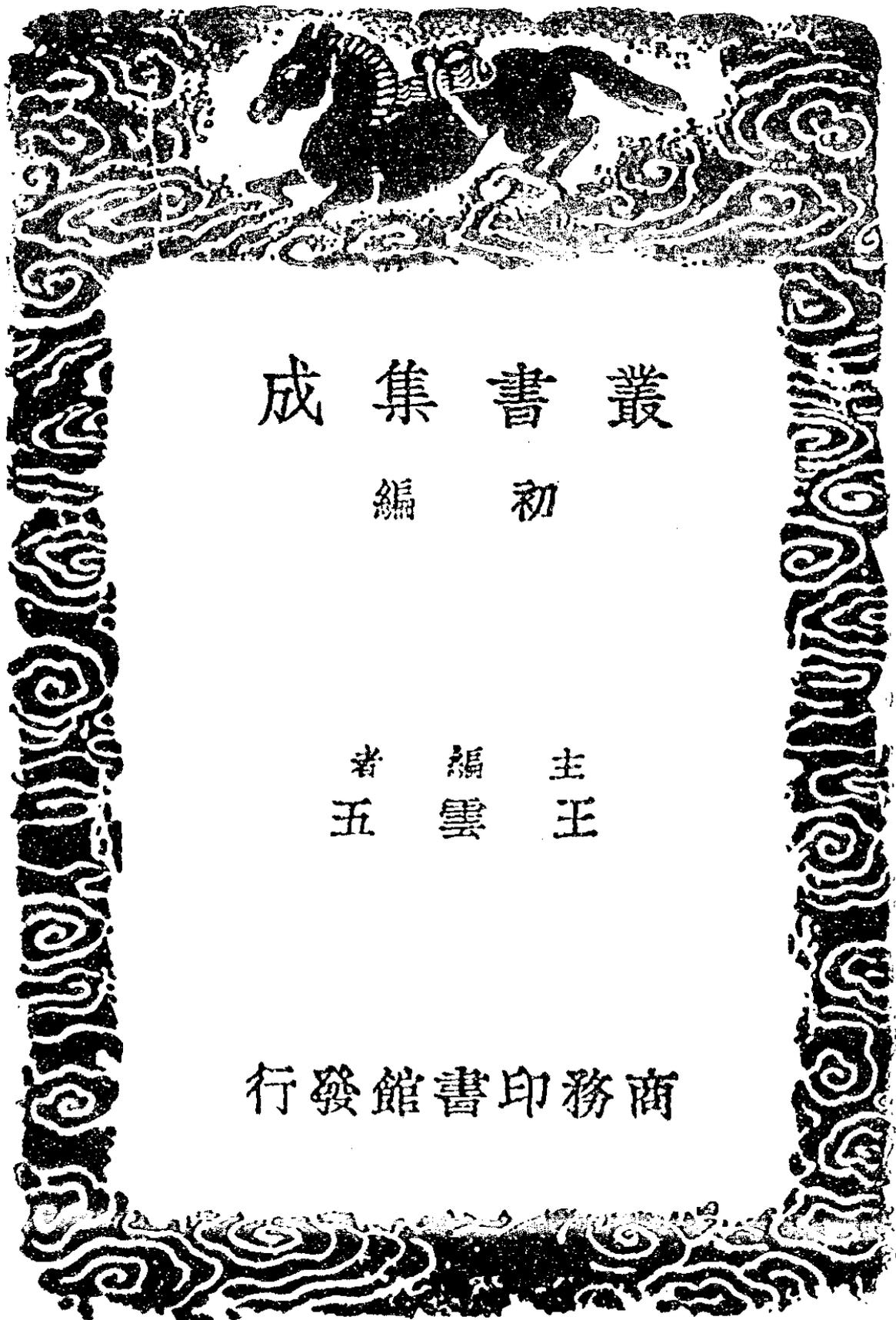


83
4
3328

學

統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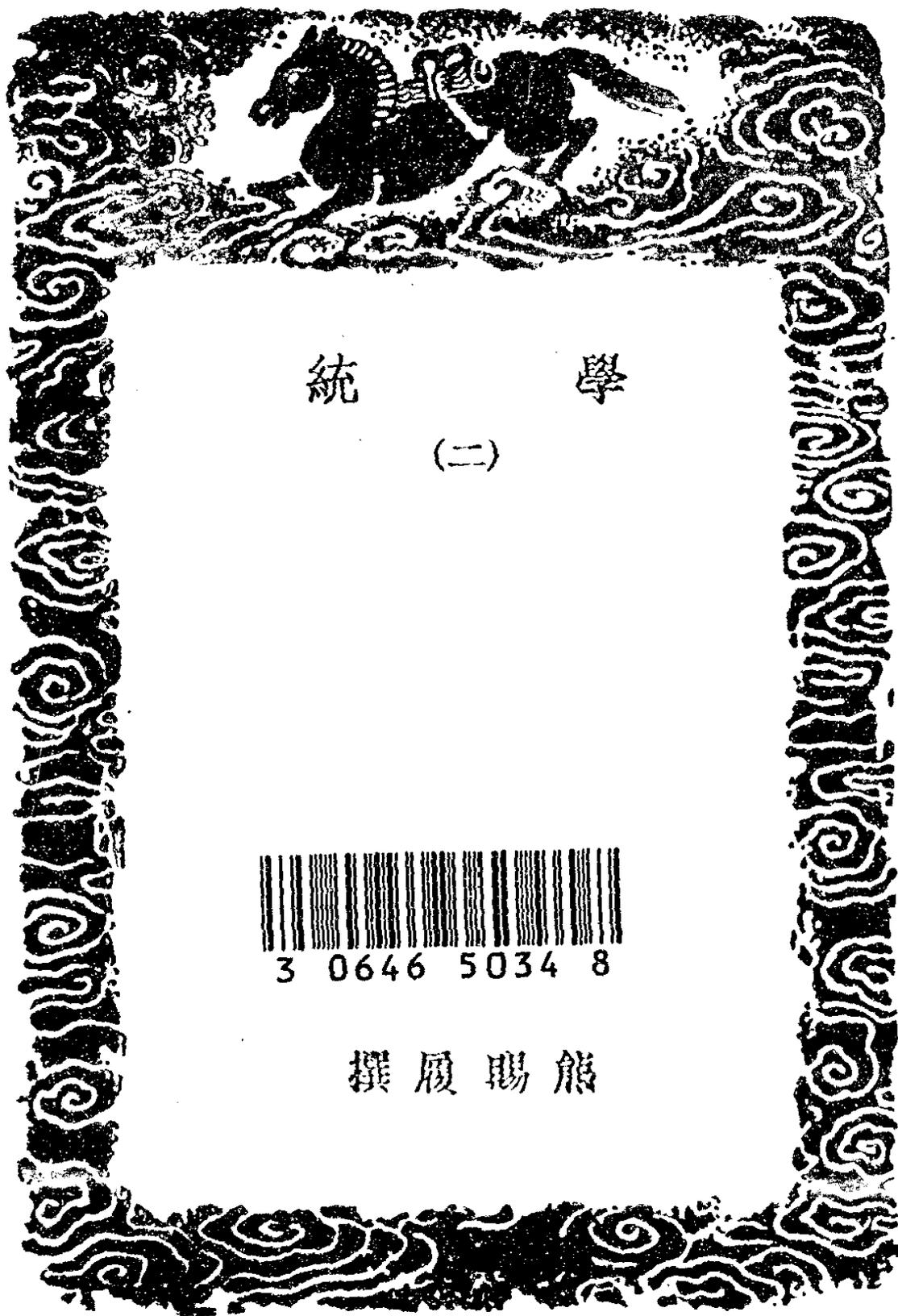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二)



3 0646 5034 8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四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十二年卒。生子伋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于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為禮君。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開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于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于衛。至是死。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或曰：「哭庶氏之母。笑為于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故曰庶也。猶云嫁于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



293

083
112
2:3529

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于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鬚眉，立于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之境内，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于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于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幕門，其榮多矣。願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

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于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于鄰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于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開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開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于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乎。衛君問于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疏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道者勞。

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見于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願恤之。子思曰：公子不至也。大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脩匹夫之行之時也。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績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受業門人縣子羊容，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又曰：君子以心導耳，小人以耳目導心。衛敬公十六年，子思記魯論，卽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歎曰：鱉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于人，謂之富。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于富貴庶矣哉。又曰：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味者，薄于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之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于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曰：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畊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緇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醕，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醕則所以飲宴也，方乏于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以爲介哉。衛慎公五年，子思在衛，魯元公卒，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旣無列于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穆公問于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般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

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于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彼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五年。齊田會以廩邱叛。田氏閭邱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彼蓋

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歎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爲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語具中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于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子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穆公不能用子思爲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于世。爲行道也。假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魯穆公六年。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于衛。年八十。或以爲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沒後。而楊墨之徒。駸駸然各馳其說于天下矣。辭而闢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于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

博士一員。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于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于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爲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旣而懼其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于是作爲中庸之書。

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

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于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閒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

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于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驚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靜一主于敬。戒謹恐懼。而謹之于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氏公遷曰。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于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于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于心之體用備焉。

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卽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卽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于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于無聲無臭。卽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末言中庸之極功。故

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妙道幾于虛無，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于不覩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踉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踉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彊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于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于荒唐、卑則滯于形器。入于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于形器、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于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

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于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于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闡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

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爾。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甚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于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于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于高虛。言性于道之先，言教于道之後，而下卽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于此。

整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視，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于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來固有自矣。程伯子嘗言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于未發之時。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于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閒爾。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于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聲聲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又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爲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于是乎成。率性之道。于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于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旣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譏譎然。自以爲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未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于此明中。于此明性。于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愚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宏大剛毅。卓然身任斯道之責。厥功鉅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在于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爲之充周。爲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遺之而不能。欲閉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于此。始焉有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至于參贊位育之大。用力于不覩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閒。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于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爲無忌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闕。不可不察者也。善哉。君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而楊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思路絕。而後爲聖人絕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翱。亦自以爲與于子思之學。嗚乎。斯皆中庸之罪人也已。

學統卷五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于鄒，故爲鄒人。有孟激，字公宜者，娶仇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慕閭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賈術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于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山氏。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蓋不寄宿。請歸父母。于是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于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時孟子立志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顯王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于是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于心。而從遊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于鄒君。留而受業于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周顯王三十一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管國天下莫彊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畊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他日。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去梁反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嘗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旣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竝畊之說。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說。孟子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于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答。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助勞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弱。介于齊楚兩大之間。文公以事齊楚爲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鄰也。文公恐其逼也。問計于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于鄒。明年。遂適齊。時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問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卽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是時宣王嬖信王驪及鄒衍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歎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王驪爲輔行。驪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行事。蓋絕之深也。然而驪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于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歎。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也。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于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于齊。見宣王于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王驪寵倖日盛。進用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爭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驪。不惡而嚴。有如此。齊臣蚺鼈。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蚺鼈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所以爲蚺鼈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

時。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盟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齊以存燕。宣王問計于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謂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于齊故也。而宣王乃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曷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滯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

夫子奚喜也。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爲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湣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而顧以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于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是時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于諸侯。然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爲桀。宋雖二戴。亦不能容。二戴者。卽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于鄒。爲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彊兵。楚。魏。川。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牾亡之矣。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嚮。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禮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論性。則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蓋是時聖遠言湮。異端蠱起。孟子不得已以閑聖道。正人心爲己任。七篇之中。于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之民。皞皞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謂我願之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爲其道也。又曰：白圭之道，循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子好辨，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于無窮也。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于鄒，葬于四基山之陽。子罃受學于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皆引其語云。史記云：卽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夷狄。而言侏儻矣。

皮氏日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以楊墨爲達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奭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尙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于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

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于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仁字。孟子開口就說仁義。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又曰。楊氏爲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又曰。孟子儘雄辨。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于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身。思以道拔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彊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彊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于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齋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于天下。而民免于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于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于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于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于生民。禍及于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若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于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彊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于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于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

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于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
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
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于義利閒辨得毫釐不差。

又曰。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說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又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于孟子。其閒相望有或
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
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
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鹵法。彊制而能不動。非若
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

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之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以一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

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關，道理森然。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其僭，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閒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遠之，但荷蕢者果于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于去也。

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于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于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于至善。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開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于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閒。若滕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于滕文公爲世子章。而詳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于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問。墨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僻者有以發悟于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于戎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龔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問。孟子欲息邪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閒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旣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

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于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桀。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閒。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于旦晝之閒。不至特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浩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于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是欲人將已放之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而邪慝不能惑也。旣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于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亦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臚之間，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于利國之間，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間，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細釋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于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不能動者也。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

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于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于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于無窮，而爲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又曰：人心猶知尊王，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王，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尙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

又曰：告子彌制其心而不能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

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

又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糜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于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于道義。而無巽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于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容心于其閒哉。若彊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彊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關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于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

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

又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竝畊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于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于此者矣。故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于正君心。

西山真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于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于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如道性善。原于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于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逆其所趨矣。當時孟子已言，深畊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彊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于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于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耑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卽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于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又曰。孟子言知言。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卽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託始于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于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于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于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于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

之戚然不寧。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卽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于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于一世者。猶擠孟子于法言之後。尙何望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

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關。無越于此矣。有志者。尙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于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苟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惑支矣。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勿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于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分。莫切于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絕

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內無實理。空白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知言。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于楊墨遠矣。卻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于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舍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卽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曰。離卻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

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沈埋。

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知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爲功于萬世不小。惟是生于戰國之時。去春秋世纔百有餘年。而異端遽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絕如綫。當斯時也。卽欲不辭而闢之。得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虛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辨之譏。而後之儒者。或以爲纊或以爲英氣太露。視顏曾不無少遜。吁。亦過矣。使顏曾生于縱橫邪僻之世。必不能嘿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一語。孟氏苟出于宣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已爾。又惡在其以口舌爭也。顏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答公都子好辨之問也。一則曰。予不得已。再則曰。予不得已。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卽奈何以此爲聖賢優劣耶。乃若荀卿。王充。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慎思。馮休。李泰伯。晁說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或辨。或續或刪。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獨劉軻。陸筠。余允文數輩耳。千餘年間。紛紛疑議。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稱。四子竝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于孟氏何如也。嗚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于致辨矣。

學統卷六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于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污善政爲恥蓋先生德化之感人有如此歷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卽下之民不肯從蜀人翁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爲使人或譖先生于公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先生通判虔州公復爲守熟視先生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

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先生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蓋先生盡心職事，卽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盡其所爲，而先生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冷然，合于湓江，清潔紺寒。先生濯纓其閒而樂之。遂築堂于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鄉邦也。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巖，巖官至寶文閣待制。先生聞道甚早，不由師傅，嘿契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

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其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誠幾德篇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善。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聖篇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神曰聖人。其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其思篇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大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其志學篇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其順化篇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治篇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遠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其禮樂篇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其動靜篇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其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餘篇皆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云。掾南安時。洛人程公珦通判軍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道君子也。因與爲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卽所謂河南二程先生者也。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于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生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餽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銳于永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煢煢。陋于希世。而尙友千古。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程子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程伯子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懇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又曰。周子看得者理熟。縱橫妙用。只是者數個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者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朱子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于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問。當時諸公知濂溪者。自程大中。外未嘗言其有道。朱子曰。此無足怪。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爾。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于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非有得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孟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取。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瞭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得見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

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爾。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

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爾。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竊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邪。

又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于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于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筭書。闡明幽祕。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于世。士之講于其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民者。蓋先生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于人。則決非种穆所及。

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于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潘清逸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于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與釋氏說性相似。

又曰。周子恐人把太極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

又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卻不知周子本是說無者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卻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于靜。

又曰。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袁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者。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

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箬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于動處竝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又曰。大凡人須是沈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又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周子引易言。以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太極圖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周子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

又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

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只一般。但名不同。

又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竝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者靜底爾。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于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于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

異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人理之微。人情之箴。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世。

又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于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箸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道之根原。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五峰胡氏曰。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傳于萬世。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底人。

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閒。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于訓詁文義之閒而止矣。于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視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于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旨于殘篇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闢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于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于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願不大哉。

勉齋黃氏曰。周子太極圖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論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地之所以載日月。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箸。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與。

又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箸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北溪陳氏曰。朱子解濂溪太極圖。有所謂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作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

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邪。

又曰。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爾。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旣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西山真氏曰。元公周先生生于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祕。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于其中。至于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于繫易。性無不善。述

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善也。周子因羣性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通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于俗師，則淪于異端，蓋有不足學者。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于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于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嚼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于荒忽，循守者不淪于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節齋蔡氏曰。周子圖說。皆本于易。生陰生陽。卽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化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于易者。

山陽度氏曰。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源之妙。于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已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于此。深體而嘿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于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又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其言辭之深邃。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于是乎有辭。孔子生于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于詩書。其發揮于禮樂。其筆削于春秋。

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寢遠。世之諸儒。或汨于訓詁詞章之末。或溺于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于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于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并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卽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于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于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

曹月川曰。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底性。蓋中則中節也。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月川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于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于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閒。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又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邪。列子混沌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爾。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雜乎陰陽。不離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注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于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閒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注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敬軒薛氏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伏羲畫奇耦以象陰陽。本于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又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爾。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又曰。太極圖一以貫之。

又曰。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又曰。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又曰。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又曰。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又曰。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又曰。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筭。

又曰。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

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又曰。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又曰。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

又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勦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又曰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卽無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卽兩儀明通公溥卽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別無用力處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爾。

又曰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又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又曰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于太極圖見之。

又曰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旣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于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一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又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又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利貞。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又曰。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爲闕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又曰。周子說幾善惡。始于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于幾之善。爲桀紂。皆原于幾之惡。

又曰。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又曰。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又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

又曰。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又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于篇端。默識而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嗚乎。其旨深矣。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又曰。周子之學。得于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

又曰。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又曰。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珦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于從遊者之多也。

又曰。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爾。

又曰。幾字始見于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又曰。周子論樂至矣。

整菴羅氏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

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辭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于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卽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願涇陽曰。程伯子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于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于先師之廟。乾道閒。太學魏掞之請祀二程于學。竝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于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竝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爲表章以行于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

又曰。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

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戶。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卽。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于未畫。聖人洗心退藏于密。以此。

又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關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關者矣。

又曰。大凡斯道大明之日。卽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千四百年閒。儒者不過爲修身謹行。訓誥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人。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卽是衛生卻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愚按。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精深密。上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世。

自秦漢以來。未有盛于濂溪者也。然聖學久湮。知德者鮮。當時自程大中而外。卽無有知其爲有道者。或謂無極出于老列。或謂圖得之种穆。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誥僭也。說見涑水紀聞。溫公一篇實長厚人也。安知其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安定同師鶴林寺僧壽涯。一時論議呶呶。金谿之辨詰尤甚。朱子解之曰。無極只是無極。太極只是有理。無極而太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爾。乃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傅。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之論始定。而其書方與語孟竝行。蓋周子之後有朱子。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而朱子之於周子。則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先後一揆。信不誣云。而近今學者。則又謂元公未曾闢佛老。持此以護三教一家之說。不知太極圖與通書中。曾有一言之不軌於正者乎。夫崇正學。卽所以闢異端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元公之謂與。

學統卷七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于程後遂以爲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于京師居再世自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曾祖希振任尙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遙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任大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

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候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嘗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乃無一人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疲于省覽，無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于府，結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于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

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信，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

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箸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卽橫渠。伊川二先生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稿。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荊公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淺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

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正。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于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必安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壩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壩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卽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遂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願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乃罷。復舊任。先生至邑。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盍一自陳。先生不肯。使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

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足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貿易如私田民旣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先生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哲宗以先生爲時望所屬特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而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己也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于己不

欲勿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無後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具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并。行。後世學者咸賴之。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爲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猗與盛哉！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先生葬于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于道曰：明道先生之墓。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節。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賢程子。

伊川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而莫知所之。人欲肆。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先生既歿。門人爲文敘述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又曰：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天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一箇風以動之也。

河閒劉氏曰：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爲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又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又曰。先生歸洛。日以讀書勸學爲事。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又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又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闕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況堂奧乎。

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精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某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莫不感悅而化服。

又曰。先生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中。

又曰。先生達于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閱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也。

又曰。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枉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河南朱氏曰。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久也。自子思筆之于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

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閒，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于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于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存，事君則誠忠，于兄弟則誠友，于朋友則誠信。修身飾行，則不愧屋漏，出政臨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于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分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于是與。嗚乎！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閒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居洛幾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皆從之質疑解惑。士大夫之往來過洛者，必造其門，莫不心醉而誠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又曰。先生之材。大小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包涵。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至于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戰守兵陣之法。靡不講究。皆造其極。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此有志之士。所以痛惜而長歎也。

成都范氏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于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于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居洛陽。始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于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卒。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

廣平游氏曰。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旣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于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

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猶不多爲人講論。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又曰。先生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其瑕。蓋先生誠心發于中。暢于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從之學。飲和茹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于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于外。以故貧者忘飢寒。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彊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偃然無據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嗚乎。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于腐儒諷誦之餘。隱于百姓

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于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彊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于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作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又曰。明道作縣。嘗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願每日嘗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撻決了人。上蔡謝氏曰。先生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看他去齊宿盡。氣象則別。明道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以寄。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然于去

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

鄒氏志完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又曰。明道云。元氣會。則生聖賢。又云。凝然不動。是聖人。又云。惟善通變。是聖人。又云。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其形容聖人。至矣盡矣。

朱子曰。明道語宏大。

又曰。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

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又曰。明道可比顏子。

又曰。學者想像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又曰。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

感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或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定性書云。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絡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擴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者。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又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入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于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于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

又曰。明道所云。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又曰。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自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應物。入溺于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擴然而大公。則上不陷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又曰。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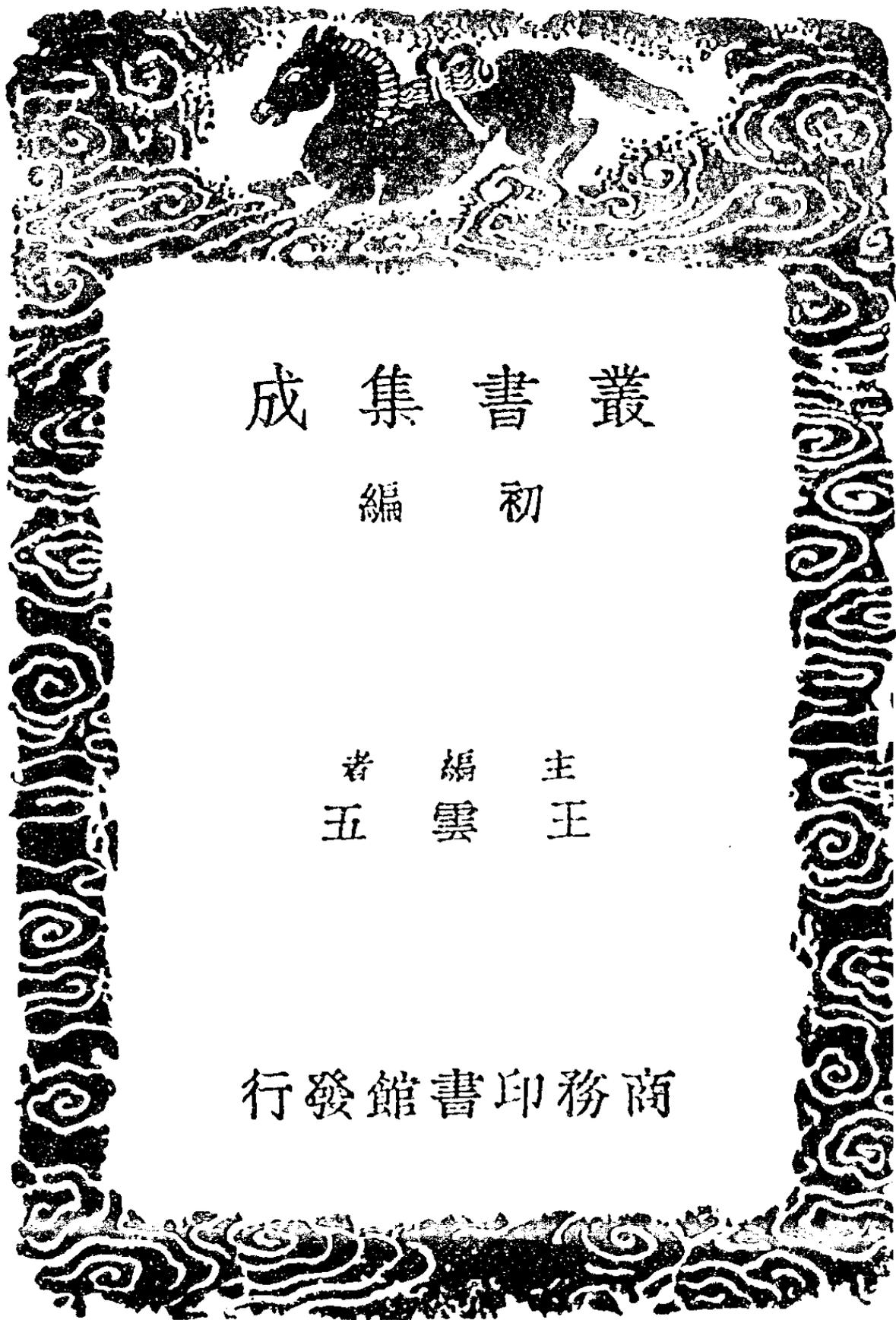


3
4
3329..

學

統

三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學 統

(三)



3 0646 5030 6

熊 賜 履 撰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

又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于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可見。

問。明道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一段。朱子曰。者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

又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又曰。明道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又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會得。此便是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關異端。往往于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苟徇其說也。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

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所以賢愚皆獲其益。

敬軒薛氏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

083
112
2:3330



者。知者必識之。

又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于時。猶曰。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又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又曰。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又曰。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爲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爲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

又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又曰。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又曰。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又曰。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曰。某于此有愧。大賢尙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于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作。三代之治。可運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

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作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行狀云。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其爲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于化民。末也。

又曰。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于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又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整庵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于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又曰。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

伯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于至一云。

又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已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又曰。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禮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爲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言者。輒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又曰。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己復禮。乃所

以爲道也。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卽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當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又曰：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氏傳授心法。常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恐按明道之學，當時擬之顏子，後世舉無閒言，以其天資純粹，優入聖域而無迹，此固然矣。然明道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賢者類如此，類煞用工夫。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又曰：學者不必遠求，只一敬而已。便是約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閒斷。又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就此數段觀之，明道之大指可見。至於取佛首、脯池龍、關老釋、孜孜焉於異端邪說，辨之不遺餘力，則其於是非邪正之介，抑何其嚴也。後之爲明道者，吾惑焉。以濂溪令尋孔顏樂事，目之爲佛家公案，轉

參而轉惑。又因明道與學者言。偶引一二禪語以爲況。遂從而摘取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混入於巒巒拳棒之間。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舉凡好高立異之士。未有不相率而陷溺於其中。一倡百和。日新月盛。方袍圓頂。坐蒲而壁。語人曰。明道在是。吁。豈不重可嘆哉。夫明道首闢異端。而後人翻以異端認明道。然則今之所謂明道之學者。固卽明道當日之所痛心疾首。深恐其爲害於天下後世。不憚以其身。嗷嗷焉爲之力闢而痛斥之者也。愚嘗曰。顏子明道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日流於空蕩。愚又曰。初學。學顏子。不如學曾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曾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亦深懼夫學者之畏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驚高遠。其流弊殆至如洪水猛獸之酷。而莫之可救也。後之君子。亦或有取於鄙說云。

學統卷八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于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開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開，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于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于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止富于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

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顯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醵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于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于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于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于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傾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顯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

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于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于此盡心竭力。而于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解。雖哲宗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褻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膽口開亂以憤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薨去官七年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閒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皆明正罪罰。而敍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于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覈察。先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于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論。發揮聖賢之祕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嗚乎。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邪。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爲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于北巖。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

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于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氏巖叟嘗言于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爲何敢說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閒；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

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錮起。謫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妍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于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于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仲吳。給等。稍稍進用。于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閒志于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于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裘，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又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

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邪。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企。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曰。然。

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巖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于近規。不遷惑于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闕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爾。況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于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于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邪。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爲善。龜山求中于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端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于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

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卻是滯于一隅。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于喜怒哀樂。卻是已發。某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于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黹纒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于神明。此是已略發。還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黹纒。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問伊川答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卻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

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卻未發否。曰。是。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閒于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說得已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云。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卻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說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卻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問。伊川云。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管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問。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曰。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爲一事。橫渠以爲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

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歎。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于言行。而亦嘗動于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閒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常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又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

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頗撲不破。

敬軒薛氏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整庵羅氏曰。楊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敢于自大邪。夫以大舜之聖。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無他。惟是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旣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大。伊川所作易傳。蓋

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詆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諸人。而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哉。

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先生之道。通于天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于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間而已矣。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爲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爲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于後學。最是主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軾生平疾程頤之姦。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至目之姦。此固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于東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邪。後世邪說倡。異學熾。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于浮屠拳棒下矣。卽如有明之季。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羣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譚指月錄。依舊參和孔孟。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爲白蓮會。至溫陵李氏。則更削髮披緇。裸體上座。號曰現身說法。開口便譏洛閩。笑程朱。嫂罵詆毀。至不忍聞。自以爲解脫三昧。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呼。不敬之害。一至于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謂晦翁言伊川參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邪。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嗚呼。世俗匪人。不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爲

三歎。

學統卷九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爲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齋公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助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于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傅。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于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彊弱，觀彼聲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閒，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于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閒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

早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跼蹐，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于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

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四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于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閒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勛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合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于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

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于饑殍。而將在于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彊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邪。果天理也。則

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彊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拘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

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于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于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于

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願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

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

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隗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愆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而辭待制侍講。留正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口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

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于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閒。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足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蒞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于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于外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寧宗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先生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蓋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閒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

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恐襲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囊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藿。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

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願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己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譚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政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偏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于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于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二、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

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

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元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率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于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特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閒斷。無一毫之空闕。莫

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慷慨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斷斷。恩義之浹。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款。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調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于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網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議，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

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立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于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愛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于夷狄。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

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任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囑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籠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于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于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

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于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于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于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于口授者多艱澁，得于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于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于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僭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探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于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渺，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于荆棘撲穿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騫于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于泛濫駁雜之歸，其溺于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

心見性。而陷于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于持敬之約。而憚于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于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塵塵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于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輔轅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于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濼節而進。至于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于學者益切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

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蓋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于異端者有矣。先生于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盡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埽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于辭氣閒。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

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絀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于行。君師之枋。移于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于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于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躐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于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

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詳世取寵者之安于卑也。猗其盛與！嗚乎！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得此法矣。

又曰。詩困于小序之牽彊。晦于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眞所謂豁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于前。而不應于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做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于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于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眞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于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爲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于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于晚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

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于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于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于程子。成于朱子。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鷓鴣得腐鼠而嚇鷓鴣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程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于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于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于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者。本于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物格之類者。本于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于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又曰。一時之彊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羣姦得志。終至債國。豈非後世之鑑。

又曰。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卽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又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于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于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卽有志于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于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旣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

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備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今漸能消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于南軒往復論辨。皆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于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于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于無所遏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于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卽顏孟猶有歎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蘊。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卽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又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注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注。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觴估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注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卻也看某底不出。其

注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閒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中出于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二出入而要其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則曰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邪若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恐去道益遠矣嗚乎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而陽明答羅整庵書有曰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嘷嘷于其閒可哀也已韓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楊墨韓愈之

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乎！若守仁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爲楊墨，爲佛老，而居然自比于孟軻韓愈矣。嗚乎！朱子而果楊墨佛老邪？陽明而果孟軻韓愈邪？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陽明騁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臂仲尼之庭也。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爲祕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毀，以爲名高，以榮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一時昏昏聾聵，坐受其欺，卽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閒亦洞察其爲說之非，而往往嗜欲動于中，功利移于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且又以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羣趨而爭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充塞宇宙而不顧。旣乃知人心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爲朱，而遽乃嘖嘖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于非聖之辜也邪？嗚乎！邪焰之熾，烈于猛火，蔓延流毒，猝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于其說者。嗚乎！雖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于斯人也。

學統卷十

翼統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閔子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絲。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紉，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絲也。欲出後母，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亦感悔，成賢母。孔子嘗稱之曰：「孝者，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哀公六年，從孔子阨陳蔡。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孔子側，聞聞如也。孔子樂，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言曰：「先生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閔子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

有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費公。明祀稱先賢。閔子。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曰。閔子閭閻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

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辭費宰。於問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違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己。兩盡其道如此。

又曰。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于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于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于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于膠轄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又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于愛。蔽于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于閔子。人皆信之。無有聞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欲逐其後妻。以閔子之言而止。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于辭表。故內則

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于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新安陳氏曰。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觀閔子子單之言。友之實可見。外人稱之。不異于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閔子以德行稱。亞于顏子。宜哉。

又曰。閔子之辭費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于進退之言也。

又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卽論語所謂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尙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雙峰饒氏曰。觀長府一章。可見閔子闇闇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靜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待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于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于顏

淵而與曾子竝稱也與。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仕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嗟夫。若顏閔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愚按。閔子之在聖門。孝儼于曾。德行亞于顏。雖其生平言行不多見。卽處後母一節。真誠愷。至性流行。百世而下。讀之。猶令人感動。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非大賢而能如是乎。世儒高談性命。住往薄前賢。不足道。而迹其居恆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學統卷十一

翼統

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賢。蓋許之也。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冉子因問禁，孔子遂詳告之。冉子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冉子以德行著名。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冉子問子桑伯子，孔子曰：「可也。」簡。冉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孔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冉子問於孔子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哀公六年，冉子從孔

子阨陳蔡。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冉子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堯。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斯語矣。

又曰：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蓋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朱子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可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蓋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于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爾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須

言敬矣。

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問。仲弓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邪。朱子曰。以或人不佞之譏。及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于德而言與。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仲弓之可以南面。以此。

雙峰饒氏曰。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愚按。仲弓遊於聖人之門。具有人君之度。居敬行簡一語。舉從古帝王心法治法。包括無遺。夫子南面之稱。良有以也。夫君如堯舜。可謂至矣。尙書載堯曰。欽明。曰。恭讓。載舜曰。溫恭。曰。寬簡。然則君天下者之準則。亦可知矣。仲弓蓋嘗聞諸夫子者矣。見大賓。承大祭。敬之說也。先有司。赦小過。簡之說也。居敬

而簡何其言之似夫子也。嗚呼。若仲弓者。可謂善學矣。雖然。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身出政之。所不包。亦無所不貫。南面臨民。其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天下平。蓋惟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簡者。體要之謂。而非闕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之治。失之雜。清淨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嗚乎。仲弓亦賢矣哉。雖然。仲弓在孔門。猶閔冉之亞也。而苟況稱仲尼。子弓爲大儒。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或曰。三冉同學。牛阨於命。求局於藝。惟雍也仁而不佞云。噫。近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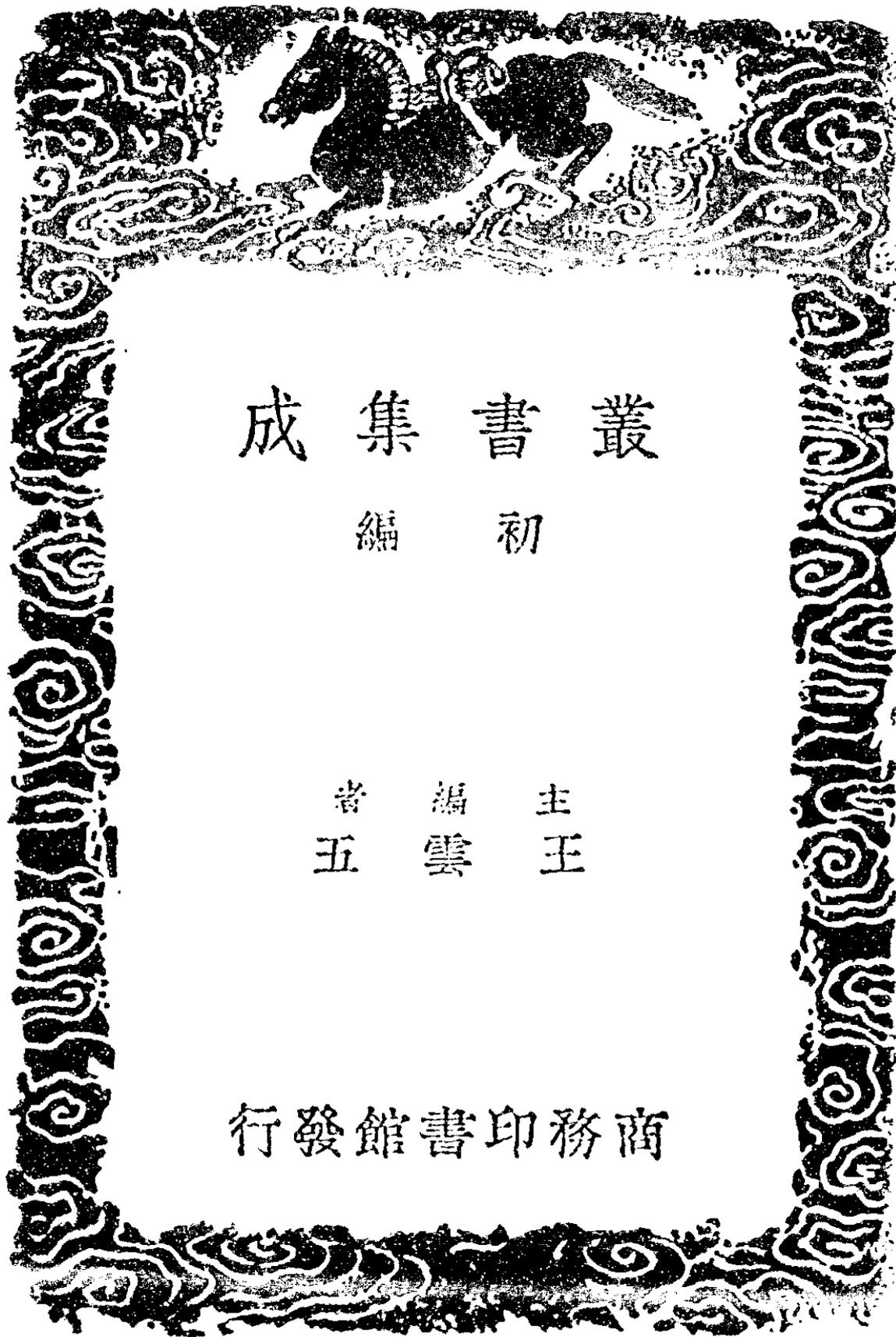


33
4
3330

學

統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四)



3 0646 5026 4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十二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為說辭。嘗從孔子求為己。且曰。賜也。曰。何器也。曰。瑚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



39 55

085
1124
2:3331

端木子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勳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爲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端木子乃自歎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知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郟。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端木子竝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子既沒。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使用著子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說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

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容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盡於己。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卽唯而無疑。固已深領吾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峰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又曰。孔子歿。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廬墓至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於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又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顏淵、子路、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

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穎悟。顏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誼篤於親師。智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契性道之妙。勿論游夏之徒。卽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曰以言語著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子行己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邪。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顏氏子之屢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買人之爲。如史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販鬻於曹魯之間云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橫遊談之士。假託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苟非後世諸儒尙論明辨。聖門大賢。直與猗頓儀秦輩埒矣。其爲侮謗誣損。可勝歎哉。而近代楊升菴則又曲爲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邪。又以史遷之言。雖朱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注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爲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矣。升菴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

公抑又何邪。升菴雖號稱宏博。不過富於詞章已爾。本不足辨。姑及之。

學統卷十三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焮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有子既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智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既歿，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速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哀公八年春。吳伐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子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美脯醢而已。然有子旣祥而絲履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之者。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尙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凶事尙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卽推有子云。唐追封卞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經一律爾。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姦。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爲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卽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

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卽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卽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做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卽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說出於孟氏。宜爲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脫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顏自居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擁而崇之。其繼也。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爲何如人。羣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爲何如事。願乃一子一奪。同於優戲。會童孺之所不爲。而謂聖門爲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爲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誣有子爲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知其所謂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誣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

賢之不幸哉。噫。

學統卷十四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子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

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言子裼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爲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旣小斂，言子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孔子旣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用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

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子游爲宰。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感。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諷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尙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爲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言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子游平日卻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爲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考句吳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秦伯首稱至德。季札亦以闕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間。受業仲尼之門。裒然大賢。爲東南道學之宗。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邪。或曰。吳學始於言偃。

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邪。

學統卷十五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閒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

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于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歿，卜子教授于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于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己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于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

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堦。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

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于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于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于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于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

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本。區別以別矣。何嘗如此。備侗來。惟密察于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于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峯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初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于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淩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摘華挾藻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駕虛就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僞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褒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于再三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略曰道者所由以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教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蠶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致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惡。于是下先生吏。當死。詔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

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于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于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閒。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于是非全輕了。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

是所不論。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夷狄一節。婁敬買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于諸老先生外。如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于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于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于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于游夏矣。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彊學問。勉彊行道。卽孔子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卽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真有得于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于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于不免。夷考其時。殆亦宏偃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于對君。行莫重于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開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于禳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

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曾謂董子大儒而爲之乎。卽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于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爲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爲之致辨哉。

學統卷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先生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尉淮西。奏先生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風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樹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于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于深。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于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尙書。謚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于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子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怒。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卻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管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沈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閒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真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埽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于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于流俗。惑于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貶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統絕。漢唐開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川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于人。但生于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乘絕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尙失其意。而韓子生于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于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于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于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于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揚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于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于荀揚。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閒。自任雖重于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于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恐按韓子一生。以子輿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于闢異端。而晚年失足于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

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犁其庭也。一旦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于荒誕。卑者胥溺于辭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旣倒。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先生幼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虔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爲足也。于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郿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教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

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涓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命召。旣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爲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于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敍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

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于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爲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程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于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閒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

程子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

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脩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又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也。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卽神無方。曰。兩故化。卽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于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于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與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于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橫渠早年。馳騁于孫吳。泛濫于老釋。一見二程論易。卽撇去皋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藉。泮渙優游。強探力索之勞。化而爲從容寬裕之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于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抑橫渠之

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擷撲不破。而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卽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如是爾。後世譚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遠可已乎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憶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恆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

哺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輿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彊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先生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待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旣葬。程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

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惟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世之博文彊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于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卻。問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于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

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疇曰。邵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于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乎。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

先見嘿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于大體上瑩徹。于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于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曜。皇王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彊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于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越于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諡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乎。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閒。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竝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于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于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于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于易。書中引

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于一，而皇極之數，實本于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于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于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于易，其有功于易學大矣。

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卽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卽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于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于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于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于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于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也。如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施袞。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于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

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霸。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污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卻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閒有一二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有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臨天根。其必有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于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于下學工夫。不無少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于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略等爾。其所自爲傳。有曰。舉世尙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尙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覺。乃以淺淺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如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
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尙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
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
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
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
三十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于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
脩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
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
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託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
其說。小之牟利餬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略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
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
嗚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閒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于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
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懷然如成人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閒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卻之又奏賦以風脩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練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于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

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搆。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先生嘗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于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

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壻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中。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慈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歎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槨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問。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卻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卻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卻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溫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爲本。嘗語人曰。爲學自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于人乎。公之勳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誠。

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說。盡荒唐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于吾說者也。公之言。涉于疏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





83
4
3331

學

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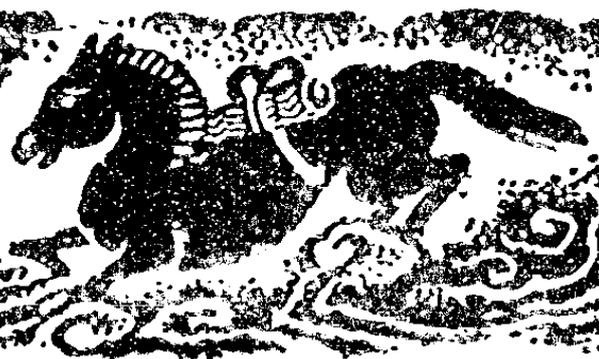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編
雲 五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五)



3 0646 502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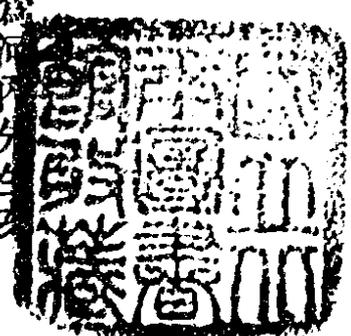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充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為河內先生
 子洙字師魯是為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
 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焯不
 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
 也先生于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
 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
 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尙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
 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為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
 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為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利器不為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
 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
 年劉豫僭位使偽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于



3936

083
114
2:3332

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闕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于涪。涪人爲立祠于北巖。先生旣辭免不獲。乃以文告于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旣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旣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于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兼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亙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讎之義乎。又況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讎。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趣。嘗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指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于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于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于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于世。其言行見于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諡曰肅。

程子曰。尹焯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于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于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諱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于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門人記錄爾。惟卽其所遇于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于道。卓乎不可及矣。至于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甚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充于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轄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于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

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歎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叉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子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于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簣的去處，真是殊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簣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喪壽歿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會之于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于師門微指。少所發明。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矯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其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鞠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卽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脩

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愠懟形于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歎息。令勉受命。旣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奭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奭方得志于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背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于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脅異己。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于澥。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奭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一

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國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之。建炎二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絨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卽于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先生初問人材于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彊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于康濟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于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輔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子寧。將仕郎。稱。菲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

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敍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獨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卻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就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歸然人材之冠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以嘉惠來茲。而于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辨之

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答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脩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于斯道。殆所謂較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于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于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

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拔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收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樂軍而歸。擊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

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于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旨，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于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感。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濟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于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

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旣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子弟。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先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行世。明宏治中。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迪。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煞穎悟。

又曰。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于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于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入。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拔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斲于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若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爲龜山病也。卽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燬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于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閩中諸大儒而始昌。溯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輿氏下哉。

學統卷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于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于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于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

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剋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因采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開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之可考者，附于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于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于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遂啓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于官。年六十四。子敦、敍。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于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于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間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閒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

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嘗徵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于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于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詒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于學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學。則莫學道。以俗

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一言之隣于駁雜。涉于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哀然爲東南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卷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擷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由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者，皇

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綈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嘿之間。爲目擊而意會也。侗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悵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于門下也。于是受業于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其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旣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

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牾亡。卽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旣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

沙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遂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_子。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于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閒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邊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于人。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于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于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願涇陽曰。李延平初閒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于學者馳騖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于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于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于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學統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薦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開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盛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彊。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懇勸。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夷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夷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

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于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闔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譴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隳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伍法諭溪峒會豪，引怨睦鄰，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誣，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歎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于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

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銜于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于是言理者歸于老佛，而論事者驚于管商。則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閒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于事，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于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料，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閒架已就，只中閒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閒者，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閒，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爲天理。以稼穡織紉爲存心。不惟善于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于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峯。五峯之言性。旣已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願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

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于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受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棗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樸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輸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于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夷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于堂。濠宕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夷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熾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夷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于夷。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于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夷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于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

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夷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開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歷歷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

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容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董氏詗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于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詣。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亦于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惘然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于氣。又不能不動于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于彌留之際。猶拳拳以

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于朱門、亦猶彥明之于程門、曾氏之于孔門云。

學統卷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峯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治國。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關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綱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式俱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

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資。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于斯。又曰。數連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閒。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蹟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名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凜凜焉常若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于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隨于虛無。而言數者不詭于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于霸。江西之學。術雜于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

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卽體也。用中有體。體卽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旣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夷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夷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誠所謂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于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于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尙乃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望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疏言夷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夏之憂。蓋夷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開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亦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夷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夷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夷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疆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疆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廢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夷金通聘。先生陸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

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贖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闈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蠶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旣歸，修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皆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夷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畊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郡城人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侏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

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于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譬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于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卽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嗶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爲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口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于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盡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傳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篤信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鄴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鄴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鄴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吏部尙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于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所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曰。聖門著教。尙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頤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斃。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于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

會王振一老僕泣于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平糶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興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于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于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尙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關。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慍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旣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遠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于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椟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

之道與天同久。崇于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閒。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矯峻。明興。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闊。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竝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謂其于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一官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

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官一。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雜。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彊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閒。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于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于將來。振儒宗于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于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于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竝無窒礙。

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閒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儼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尙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簣，靡不挾策妙悟，懼契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閒之束，直備笥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于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苟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于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敵精神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于人事之酌。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于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剴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閒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于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端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瑞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迂于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日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元。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于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于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龜峰閒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將流于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于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遠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于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略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于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

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于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即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空心。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上用功。便入于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于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

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于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于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于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開于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辭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哲。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于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遠。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丹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于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于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椀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麈尾。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遊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遺民。而先生無求于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鶉衣箠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于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閒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子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遜世絕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閒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溯聖賢。博及政教。其于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蒿。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于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于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刺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于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于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于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于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于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

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煇耀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聞于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鏗鏘。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尙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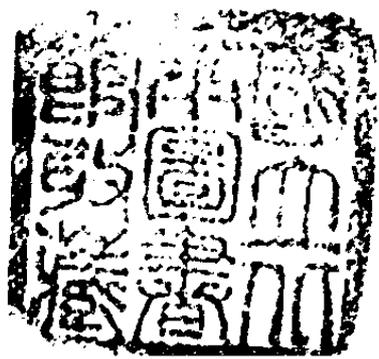
李懋楨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于堯壇。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繫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于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卽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于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旣而藏修于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敬。而所著居

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關。深以學者入于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于粗。而新會實流于異。一師一友。並愧餘于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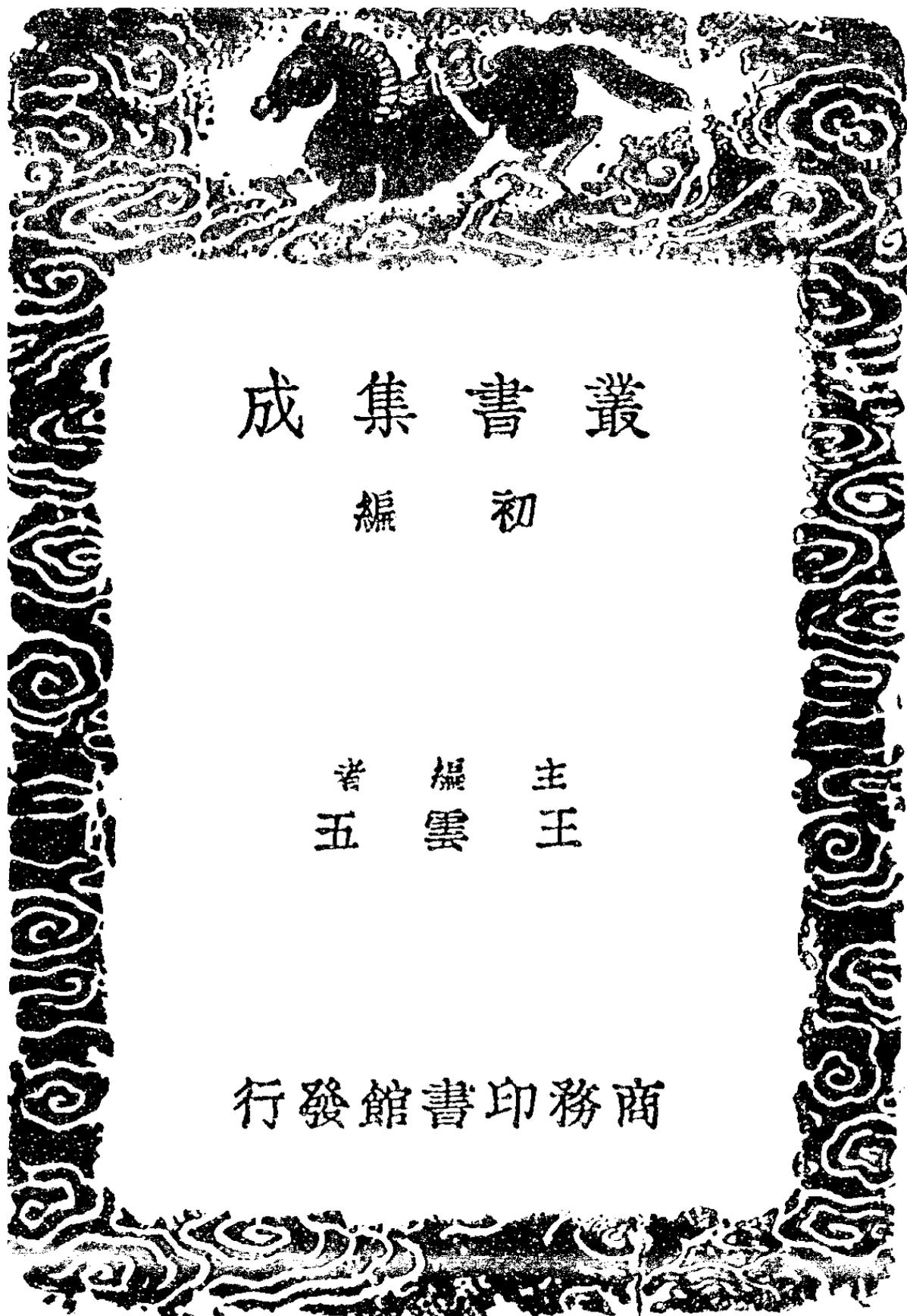


3
4
3532

學

統

六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統 學

(六)



3 0646 5018 1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歲生於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于他兒稍長篤志于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歎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于是研求體認于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夤緣



2935

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尙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尙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

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蝨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溯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旣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願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來。又云。于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于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矜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絃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于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間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裘之業。所謂回白日于旣西。障狂瀾于旣東。厥功于是爲大。獨其闢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覩顏角尺寸。几席之講。旣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閣置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閒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于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于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于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家宰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于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彊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于今。昔與川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嘅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囿于氣。一邪一正。學趨于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于直溫。柱下之無。徑于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起于

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厲。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于是仲尼刪述之經。尙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歎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力行。亦奚異于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于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閒有資稟英明。高視闊步。自詭于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注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于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于今日。略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

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于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于異同之間。明白簡直。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于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于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于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道。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于苦思妙契之餘。願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于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

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于薛胡。亦猶橫渠之于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三十三

附統

冉聃

冉聃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屣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厲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而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豸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尙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郟，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是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嗔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聞于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會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扈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賂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再求

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疆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遵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盡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亡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冢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小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無發。失言勿矯。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賁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鶩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旣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摯禮，禮以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娶，設披周也。設崇般也。綢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郃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慮不齊。

慮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慮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

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畊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慮子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事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間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鯁。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慮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間。慮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慮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旣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慮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慮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慮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擇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尙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魚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蒞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遣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間。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有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逆。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答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郃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拔火者皆曰。願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尙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爲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成宜。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部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郟伯。宋加封襲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沈。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沈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沈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郕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哲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閒。有施雠。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捄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案。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閒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餘者

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三十四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寔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伯，寬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更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案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疏。而義理卻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

小矣。

學統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實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贖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案：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

會者。而宋宣和閒。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廡。於義未爲允當。卽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曷宗。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緻。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山王孫。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旣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旣成。

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旣畢。值巫蠱事起。遂闕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尙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尙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卽慮不齊之後。慮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尙書是也。勝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尙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尙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恐。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斃。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斃。正中其心。斃。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躡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享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

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鷓鴣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閒有毛精壘，卽萇宅冢，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

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晉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晉。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

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閒。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挐。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

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旣紕，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孝文尙黃老，孝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褒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冊，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與。

學統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箸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

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嶠隄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納。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

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山。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彘。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願。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尙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尙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

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聵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畱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駟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襲成侯，卹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仕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旨，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飭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愆。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倏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畱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

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邽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椽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春，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乘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睢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湛、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湛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

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卮連。三年乃雍。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象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浚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玄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笑笑。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

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居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開宗之。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道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

蠶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蠶矜己自飾。嘗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蠶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蠶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蠶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蠶病之而止。及蠶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蠶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蠶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蠶曰。蠶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蠶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

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大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逵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闡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畱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爾。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從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

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嫜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下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韙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尙書章句。

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巳過午。旣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三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尙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柏諫卓曰：「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醪，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閒矣。然談說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繫，洎於晚季，雖君道秕

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揚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曄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尙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尙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鋤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畊助營棺槨。門生亡孀家。卽斂于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滌衣。榆棺雜塹。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金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尙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畊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尙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緗邪？宣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遠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竊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靡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

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閒。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私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暉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于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平恆

平恆，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恆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

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三子不率父業恆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娣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恆爲祕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于趙魏閒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于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燦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于是賜以粟帛及

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陽州刺史。仍賜安東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尙。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遠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于同郡劉軌思。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襲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于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于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于

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愚案魏晉而降。以訖于隋。世衰道微。異端蠱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挐。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于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旣皆可贊。其閒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蚩然之足音邪。吁。可慨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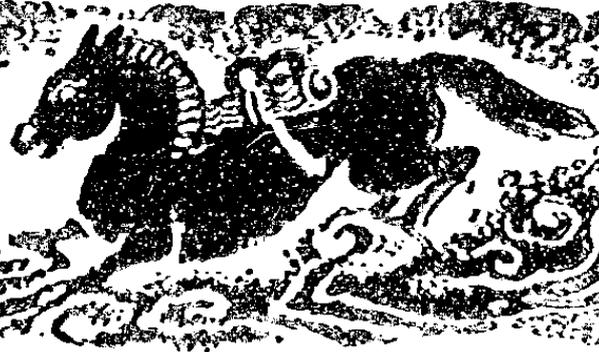


3
4
3333

學

統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編
王 五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七)



3 0646 5014 0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于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聞。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為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為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于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績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細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藥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

083
112
2:3334



3936

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樞李憲等譏元感持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文彊記。持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卽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鬪。里閭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樞皆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爲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圓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彊臣擅朝。黜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誣

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忝守經術。不敢默循。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爲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邪。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杖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卽以頒太子諸王。仍詔于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冑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于是贈禮部尙書。諡曰文。葬事官給。後帝于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歎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搆。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師。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謹。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纁布奏事尸下。漢貫不坐。今元忠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霽威。夏官侍郎

李迴秀藉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畏。稱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句校祕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諡曰文。

元行沖

元行沖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裔孫也。少孤。養于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相畜羣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臠臠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以防痼疾。門下賓客。充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人。行沖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爲判官。誣陷下行沖。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睦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沖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摭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也。尼不行。于是行沖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于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鈞黨獄起。鄭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于禮經。康成見之矣。

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列支分。而箴石開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蕪。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子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尙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沈。每誡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于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龔勝爲憤。悒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命子駿負謗于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于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獻。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

賈殿校理。元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夷者。多齎金帛。買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旣受命。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邪。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尙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齒胄。禮頗具。類牽于名物。度數于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案。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然並于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閒。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尙論。每歎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爲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四十一上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于徭戍黃巢出于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于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邪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遠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

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于肘腋。外敵將無觀釁于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盛國糜爵。姑息于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雖有罪己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愴于邪說。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于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尙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尙書。

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掇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紀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旣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能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于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尙。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畊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恠說。中口論言去此

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也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擊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

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尙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購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于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胤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句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尙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旣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己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耑于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筭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于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尙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顥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氣志尙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

可以大受。及相繼蚤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顓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頽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籤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

館編氓困于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蚤學于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彞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要。正在于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

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饗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閒道謁確于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爲異日之悔。旣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旣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恐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邪。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

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旣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于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

書十二篇。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于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于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于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謫。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

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闕

高闕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揣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以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闕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闕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于是帝幸太學。秦熹執經。闕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闕少宗程氏學。楊時爲祭酒。闕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闕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闕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闕。出知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爲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尙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于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邪。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遣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尙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

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劾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擾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旣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商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常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常爲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于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于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宣納質則孰重于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于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

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旣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

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閒。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于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于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于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閏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劫制于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

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峯先生。

胡寧

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于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授教。憲猶不屈。太守魏玠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玠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

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祕書正字。旣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卽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伊川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畊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閒，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異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幹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

且死。以子晦庵託子輩。一日。晦庵請益。子輩曰。吾少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子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尙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身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似極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邊著作郎。以

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嘉熙初。改諡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竝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晦庵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仗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于書無不讀。于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

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有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沈竝躬畊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自有傳

李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燔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倣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長服晦庵歿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忱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與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卽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嘗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祕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

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竝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庵學。博極羣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憤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于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蹟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

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治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彊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熹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

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予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予嘗語人曰：吾子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孳殖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闕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旣得溉學，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于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

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于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于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于太祖開闢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椿起于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

不與焉。茶引盡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于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養兵，而莫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于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墜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願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諡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

也。爲奇謀祕畫者。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于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意。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于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印審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竝進。以爲美談。

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絨嘿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爲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于講學。帝稱善。將敬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以誤陛下至此邪。侂胄聞之。不悅。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晦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勅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及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旣誅。餘黨尙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彝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彝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褻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彝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尙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蚤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

道也。器質疑重。一語不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闢關。雖辨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揆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會觀秩滿還。揆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揆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

自挾之始。或嘗其近名。則盛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召。將行。聞挾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于內。敵逼于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

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于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宣州守。行朱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篤于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屏開。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間。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苟止。迥嘗授經學于昆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樽。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晦庵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

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採荒實蹟聞于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閱閱來。清之貽之書。謂贏資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勦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于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閱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剏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曰。子澄其澄虛。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于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于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黷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疆榦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常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

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引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尙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竝召。以爲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于避事。旣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卽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加張浚故事。朝辭。而賜御書唐人殿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遣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謚文。

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鈔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于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漳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于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漳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

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竟，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

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庵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慮勦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于外也。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僂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

名存實亡。震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宜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典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竝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愚案魯鄒之後有洛閩。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二三真儒。崛起爲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爲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脈。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于宋。而宋莫竟于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爲之三歎。

學統卷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閒。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路。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敍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于

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勿採舊史諸子，表年繁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中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旣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竝克于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于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旣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醱醬旣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于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彊。于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芻探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惟其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于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芻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于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

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竊疏。入于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于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于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爲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于是朱氏之說。大明于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閒。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竝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閒。與木石俱。而足迹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于易。初德興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晦庵之易于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于方平。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世。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德安。以晉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置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跌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彊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彊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旣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

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頴

張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嘗講道于台之上蔡書院。頴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厚。久而不懈。所學益宏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頴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頴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誦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頴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頴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舒藝者。眞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

施教授。又爲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于文王周公。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于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于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論。于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輟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于剗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邱。廢五天帝。

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于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邪？澤家甚窶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稜，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沔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𪔐

蕭𪔐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秦中人。𪔐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于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𪔐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憚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𪔐與楊恭懿

韓擇侍秦邸。辭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辭舍。辭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辭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辭有懼色。辭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嘗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辭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旣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于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退。熙則簡靜和易。務爲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竟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旣歿。鄉人爲立祠于藁城之西筭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案。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旣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于吳。而劉亦

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吳未必口爲，而晚節卻聘之書，卽其敘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清嘗極稱魯齋，至以爲善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靜修，則比之漢四皓魯兩生，歎爲宇內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說，竝非邪。曰：文清之言，略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願心與迹有二邪？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嶄然無可議者，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嗚乎！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尙爲富州。州守彊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于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藁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尙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歎。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己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昞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

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尙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靴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于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爲鞫彊。值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尋卒于霍。貧不能歸葬。遂葬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于澠池。後有黃編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改葬于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于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永樂閒。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揆諸吏治。

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拾湊全楮。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臺十餘年。敬慎廉直。以老乞致仕。宴勞遣之。訥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爲先。至其爲文。根柢羣經。波瀾遷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無足道也。訥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注。而所輯文章辨體。鑒別精詳。正統中。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宜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訥年八十餘卒。鄉人以列于言假祠。追諡曰文恪。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旣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鄭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羣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譟上興。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培克蠶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旣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畊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輸桑棗以供薪爨。剝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罄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

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譴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遣，卽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罹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間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糜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緞鑄錢，齎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夷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魏武帝徙胡內地，卒致亂華，今入貢夷人，皆窺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于宮觀禱祠，蠹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駕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蕃買馬之役，四彝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覈蠹懲貪，獎廉能之

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嘗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夷。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尙允行其他。頃之坐謗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卽位。屢敕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璫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令日間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願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悟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爾。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囚。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並枷。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奏入。會時

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于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太后。遂得解。正統八年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廷臣歸老之策。師生相與之厚。一時傳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已卒。景泰中。江西巡撫韓雍爲請贈諡。下禮部。尙書胡濙等言。諡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諡。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節槩。出三臣上。宜如雍請。遂諡時勉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顯請視吏部侍郎曹鼎例。改諡加贈。帝以時勉先朝遺直。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云。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令德興有聲。敬宗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旣成。改翰林侍講。尋以母喪歸。宣德改元。驛起。修成仁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進祭酒。敬宗高明力學。教人持敬爲主。規條整肅。辟雍之政。辨于朝。常。咸甯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嚴教。卽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爨食躬作。敬宗歎曰。顏氏箠瓢。不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竅小罌照誦。爲徼者所發。而敬宗特貸之。時鼎尙未有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敬宗聞之。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竟至。

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避之。楊士奇請聞過于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公眞吾師也。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敬宗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監。人稱南陳北李云。敬宗廣眉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一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卒。年八十三。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諡文定。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鋤彊扶弱。德威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詣闕乞留。復任三載。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尙書師遠薦。爲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躡年。實授驥爲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于塗。不避車。贊振方帕而已。居官舍。第攜一蒼頭。他日。帝御便殿。召問孰爲吏部侍郎。驥前對。帝問驥事。從容陳奏。帝愠是之。驥被命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壻。從郎官。如其輕重。履易之比。歸。召工鑿金。金則履。驥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履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豈可失驥。已。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爲人練事。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爲。第須簡勅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驥言。已。郎舍中人

稍稍露女壻。贖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驥爲人長厚。類如此。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吏部尙書。己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卻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某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正爲此。何得姑息爲。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霽之。亡何。且以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耶。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于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畷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尙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尙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旣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憲宗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趣完曰。而忘父言乎。完詣闕辭免。帝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尙爾。遂許辭。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鞏爲請諡。特諡曰文靖。

周桂

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學。

時往聽焉。可久昂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爲畏友。遂爲遠邇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瑾始令子就學。後移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于可久。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于蔡元定也。迨老。以父雲遊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猶在隴西間。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傅。子史經傳靡不貫淹。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起。脫粟游袍。質行終身。每旦祇謁先聖。畢卽凝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爲築書院于虎邱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恆心二圖。爲誠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中先生。而稱觀曰臥廡先生。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見

朱子以程子繼統于終篇。嘆曰：聖道寥寥，一至于此。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警。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譚，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毅堅忍，痛自澆厲，恆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于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寤寐見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陂種湖二處，畊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在枕席，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烏鳴花發，有鳶魚風雲之象。開館授徒，卻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闕者少矣。正統十一年，江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種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問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齋勅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帝口授左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並納還齋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謂李賢曰：此老非

迂闊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請以儒冠入侍。復請待病閒。一接祕閣羣書。以益聞見。帝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帝必彊之就職。用是堅辭。帝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彊。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冬夜用苧帳覆腹。斬然峻絕。郡邑藩臬有司。深加禮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張瓚。驚物人也。致與弼于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陂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履。端拱深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

陳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入長秦山中。從進士唐秦學。舉子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于靜。則客念不作矣。

持一于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之鐵門關。而主一二字。又此章之玉鑰匙也。又曰。人于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探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歸家。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旣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探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晟旣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真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旣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羅倫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其先有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醎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旣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

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此言。真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于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家非此不可。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彊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

有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于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詆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羣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遠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爲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己地，渙不忌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任，聖人之世，綱常敝壞，一至于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羣臣效。

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夙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室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訾笑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己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尙書王翱。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救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儻蕩。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閒。刑科都給事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奔競亡恥。目奪情爲能官。笑終制爲不職。子道旣虧。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召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注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貸鄰家。乃可饗。進賢令呂某聞其困。分賜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卻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嘿。一循乎禮。惡衣惡食。無所恥醜。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卽位。以御史唐龍言。贈倫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泉陸克深謝文祥鄭克修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爲修撰。仲昭爲編修。梟爲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臬上疏曰。切惟某月日。內閣遣郎中某。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臣等伏觀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羣臣。同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真游心經術。邁迹堯舜。今誦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鄙褻之語。安燕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敵情尙難測量。北口毛里孩。蛇豕窺測。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爲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口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下也。伏願採芻蕘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如傷。爲舜如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下深思力行。書奏。帝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已減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于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臬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中毛宏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乞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臬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爾。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爲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託行部至縣。使知縣王

佐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尙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爲名。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歎。爲奏得請。懋平生學問尊稟朱程。無敢悖異。于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旣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宏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懋于南京。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莛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虧成。然後知其于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尋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僞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變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爲貶。臣獨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爲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

間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卽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尙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旣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皋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懋子孫皆天歿，年八十一始生子，接詔錄爲國子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輅，以進士宰新城，爲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邱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旣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偉細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尙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旣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于學宮。歲時肄習，旣至，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于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卽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己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章縫。折筮之筮，不加于輿阜。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

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耶？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易。願獨于賊吏無所貸寬，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別之閒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警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儋騷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掎尅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探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國來販海，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刺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潘臬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倉賑民。眷因累舉前事，奏選比昵縣令，和同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選。同愛畏眷，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駿，意其怨選，逼令誣證。駿堅不從。同愛執駿，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眷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眷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裹之疏綌，曰：陳公清儉絕衆，殮以時服，于是爲宜。而張駿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于君。曾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忱。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橫行胸臆。穢蠹清高。勘官李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眷知臣不可搖。誘嚇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徵舒。詬伯夷爲莊躄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罪餘。乘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長奸。冒命披陳。尙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修嘿會。不求人知。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減其騶從云。宏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冤。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邱濬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挽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顯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鐵深重之。景

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實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濬以海外孤生。躡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獻。旣撤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楊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參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大約言用兵之策有二。曰。逐曰困而已。廣東賊當用逐。廣西賊當用困。娓娓千餘言。賢善其策。以轉聞。帝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于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于奏對。敕諭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爲百六十卷。凡列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允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于千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旣就位。復言大學衍義補一書。臣

所竭思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帝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卽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祕藏。又廣購于民間。沒入于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尙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遍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況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祕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諸處。我朝能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于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鐫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于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于北京。今請敕大學士等。將內閣現成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

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于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于兩京國子監。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鋪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倣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曬晾。畢事。肩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注洪範。御注尙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感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歷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由覩記。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卽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而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鑄印。大頒中外。若其閒繁不易舉。實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歷。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迹。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

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未由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履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于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軋石。不用樑棟。敕寫一部。藏以銅匱。皮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敕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敕先後錄寫。盛以鐵匱。皮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帝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尙。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祕術。曰祀神可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閒田爲己業。曰差官于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于文武官常員銓注。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于上。而濬先發者。疏幾萬餘言。帝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于是吏部尙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訐恕。恕意濬教文泰。遂求去。于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帝不問也。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帝特免其朝參以優之。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于位。計聞。帝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醫尙寶司丞。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效萬卷而已。嘗老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探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未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于元之俗。卽不仕可爾。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于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沈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醫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濬景賢祠于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初知温州府。有名。後爲吏部尙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

爲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蔑如也。旣舉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爲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淵。喬新力卻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爾。不宜附子。使還。數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揭稽者。文淵門人也。爲侍郎。謫官家居。奏文淵死。實其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霸州妾刺十指爲喬新訟冤。乃釋歸。喬新旣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由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尙書侍郎皆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兩覲京師。傲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拊。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復如河南治。轉爲左。奉敕理獄。未減爲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夷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敕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夷不來。山西復大饑。帝復命往賑。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尙書。更召入爲尙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寇。請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文深。

與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漢書曰。衷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請敕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覬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新愬。喬新曰。愬己則自文。愬人則涉訐。吾有解印去爾。頃之。錦衣窮治無驗。子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並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爲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讎箋注。與邱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賦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尙書彭韶並謚爲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罪。一辭不辨。歛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擅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若必考退身之由。疑獎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竑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鄞人。先世以貲聞。而祖範爲儒者。父自懲。縣吏也。有陰德。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泰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閏笑。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邃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殿中禁。委政內侍者。乃禍召望夷。高居無爲。肆情嬖豔者。乃變啓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戇。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任。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夤緣者。守陳曰。豈養半生。老乃嫁夫。一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開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卽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尙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或未明。輒賜清問。陛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

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並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而議批答。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帝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務。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爲宏治二年。訃聞。帝嗟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尙書。守陳孝友。天至。處朋友。篤于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悟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于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如此。弟守陞。南京吏部尙書。爲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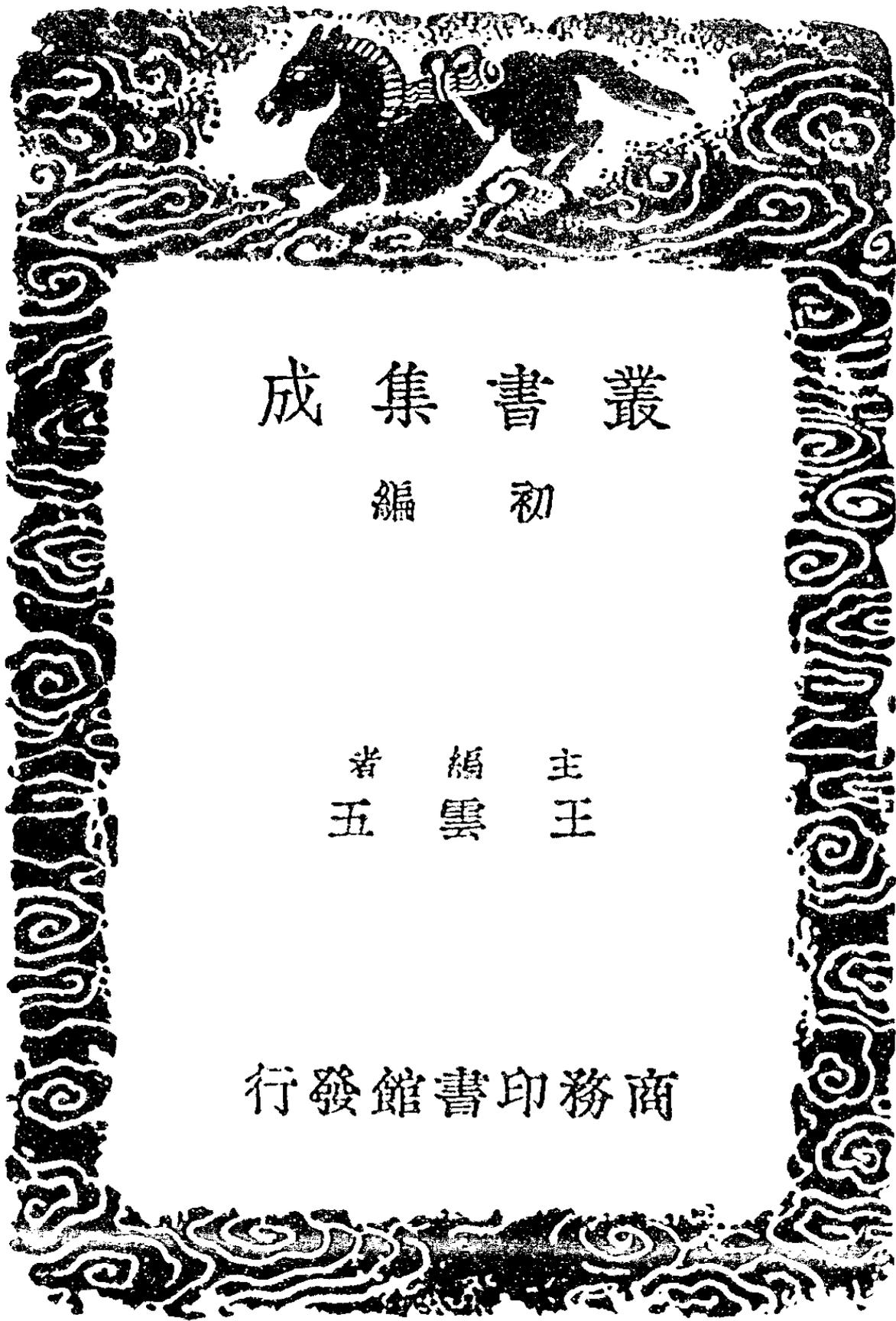


3
4
3334

學

統

八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統 學

(八)



3 0646 5010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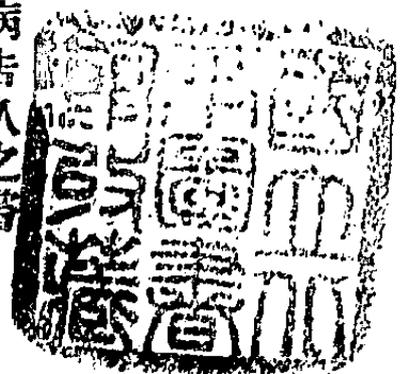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于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宏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尙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于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尙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彊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徽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鞞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某平生于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



39153

085
1124

2:3335

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于靜。後主于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珙。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宏開。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云。萬歷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于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黃鞏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

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盛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官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託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行人張岳言。鵬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

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沈敏好學。疾病支離。手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資稟朗邁。于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譚學賦詩而已。部尙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充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卽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硯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爲平當。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郾。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文風蔚然。宏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尙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諮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

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尙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喪。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當世以爲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羣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于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與水舫。紉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于胡九韶。爲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宏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極言其不可。人以爲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尙書王恕。敍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書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于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傅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爲剖

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尙廉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俸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京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元。陞南京禮部尙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入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與夫歸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于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于世。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宏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沈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無有。躊躇久之。曰。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質鐸。鐸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虛心約己。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倦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尙書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尙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幘。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故仰物情。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宏治十五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旣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蓄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廷相。王劉合力搆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萎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汛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尙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扈蹕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亡何。郭助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敕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曆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

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于仲尼之道。衡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尪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宏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鸞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鸞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畷。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旣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職掌詹事府事。九載。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尙書。已改南京兵部。以便之。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恆自

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髣髴有聞。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履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宏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熊浹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鋼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殘墨。所筮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彝上功。率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視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璉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鄰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廠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帝意浹徇庇。褫浹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陸燾。劉希簡。以爲言。帝復怒燾等。不待問報。先事妄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及鄰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尙書。明年。改南京兵部尙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復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尙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營箕僊臺。浹極言僊妄。先是楊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于帝。

帝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返爵。怡繫獄如故。批浹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爾然。帝尙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仲文伯爵。予恩蔭。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爲民。錦衣官較押回原籍當差。尋卒。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恆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色。穆宗登極。復舊官。賜諡恭肅。

何塘

何塘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旣爲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宏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旣入。前有跪者。塘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塘真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溷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治何。賈起此宅。曰。官宅也。塘大驚異。曰。官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禮工三部侍郎。乞致仕。帝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塘敦樸正大。允宜加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帝所喜。謂其介而不通。

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己救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瀨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尙書。諡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堯。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銑宏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輩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瑋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彊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二篇。以見志。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疏言。皇上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累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訃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尙書。諡文敏。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恕。事母純孝。校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宏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于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己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于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以校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細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舛望。歸而粵人有爲言官者。劾校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校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旣言官劾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卹漆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謁。多踉蹌。

坐。特校爲上客。旣酬對，亦心服之。夢仍薦校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注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彝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束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于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勸以沈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祁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旣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卻之。柟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瑋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況主上資度遠高，漢文、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旣一年，鬚髮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

踊蹈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柩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帝御經筵。柩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黻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譴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呂柟忤慢。乃引爲己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旣渡河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京尙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旣考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閒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槨。才者揭于教榜。撥歷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視山林于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旣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輅爲尙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于衢。柟諷輅曰。此告于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輅短。柟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柟稍解。然夏疑柟黨霍。霍亦疑柟黨夏。柟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旣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柟謂太守曰。公愛子至。

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柟送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柟凝厚方面。闕輔微髡。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格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儉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訃。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卽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煢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旣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旣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

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碁。以革除年號爲故事也。復刺開臣謂一切安危之迹。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旣謫。褻瘠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于五經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于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叔茂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佐反復究論。佐深睦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芬爲忠孝狀元。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宏治十一年。以春秋魁爲鄉試。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

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家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嘗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彝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窖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尙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儼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仕。相者張璪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爲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爲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于內閣。庶關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母憂。居家。結草堂于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爲道心。認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博學窮理之義。茹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璪議。璪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彊從其奏。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璪。璪竟以初議上。內批如岳所言。璪大駭。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璪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絀。不如璪指。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璪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尙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以良知居。一年。卒。用度西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不懌。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于

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璵意。廉邊交南吏往時皆盜，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削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夷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旣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于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槩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谷也。乃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答曰：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徽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召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篁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

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于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旣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卽欲戍。戍兵少。卽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帝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勵諸將屬石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巢砦窩。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元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元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逮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尙書張經等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貴矣。僑等相視氣阻。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且夕矣。岳曰。妄也。安有立腳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旣知故書。沓至。岳曰。死卽死爾。自古刀踞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旣帝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

嵩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吳黑苗尙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駁奏報。而冉元思州之謀露。岳上元罪狀。請逮治。而元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訐其事。請下錦衣捕元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元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爲尙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于是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徙明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勸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召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于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尙書。卽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徙意。其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予諡。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

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引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于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躡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卻退，呼閤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元錫偕言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視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嚴嵩代言，族黨競暴，張于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嚮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螿已，投劾歸。歸而薪粲不贍，畊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

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畊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請贖鍛備庾賑。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廩。而尾閭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纒纒千言。讀之恫切。至有鏤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釋之。錄其精者。獨證于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竈是恥。辭榮寂莫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尙書。諡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丕受學。則已有孝弟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卽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畊爲養。旣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卽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爲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卽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冢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懇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畢。以泉中倭棘。募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尙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寘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歷。自識平生。名考德錄。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爲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

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懷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彊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于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歷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沈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于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遠。

且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琢磨。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澄清爲務。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若能去自修。大當執政意。卽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訐自修。給專陳與郊承風旨。竝論二人。抑揚其語。實齟齬自修。而自修起鳴果竝罷去。憲成上言爲持平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憲成至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耑務教化。大有惠德于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計羣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事。是年。詔三皇子竝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爲書貽輔臣王錫爵。語竝切直。癸巳。內計考功郎趙南星。一秉公正。略無瞻徇。計典出。輿情甚愜。而憲成與李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遂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憲成與元冲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憲成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爲己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牴牾。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冢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十三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

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與同官留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庶蒸蒸日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爲之痛惜云。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壞實教也。其說甚詳。其所著證性篇。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學處也。後廢爲僧舍。憲成聞于當道。葺楊先生祠。構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嘗曰。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爲知言。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爲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三。贈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遵洛閩。不參二氏。而議論醒豁。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尤爲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齋志以歿。悲夫。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于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歷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程朱爲學的。己丑，成進士，出趙南星之門，謁選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注，頒行所自爲書于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臺臺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槩矣。癸巳，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開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謫尉揭陽矣。甲午，赴謫所，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于途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一一體認，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憇旅舍小樓，悟程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譬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于蠡湖，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會蘇常諸友于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至。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宋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攀龍與顧憲成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洗發提撕，遠近負牖者，人人得意。而攀龍自敘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其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

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望益重。光宗登極。詔起謫籍諸臣。天啓元年。攀龍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遼陽失陷。京師震驚。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窟宅。請誅鄭養性。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恭陳學要以立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里。貽書給事中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卽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漣疏論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蓋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恚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其機漸惡。攀龍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時趙南星爲太宰。攀龍以門牆爲嫌。力辭之。而臺省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賂賂鉅萬。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廣微又以偃蹇被糺。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以傾正類。借會推晉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攀龍與南星俱罷去矣。乙丑春。詔獄起。緹騎四出。逮楊漣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諸奸憾未已。將欲坐攀龍。賴錦衣吳孟明力持。得

免。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攀龍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先毀之。東林遂爲瓦礫區矣。攀龍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逮繆昌期。周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先生祠。作別聖文歸。而傳吳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嚮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鑲篋中。復之內寢。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第見一榻。楞然杳無蹤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有五。懷宗登極。璫誅。詔褒恤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祭葬。諡忠憲。錄其子攀龍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卽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卽心卽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關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攀龍爲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畊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沒于黨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于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弗列于學官。士生其閒。稟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敢騖于新奇之說。以自隕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越自二祖。以迄成宏。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握靈蛇。書疑載鬼。優曇竺典。充塞宇宙。雖其閒真儒閒出。正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于大壞。直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嗚乎。學術邪正之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學統卷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

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爲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邪。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污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污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

可恃以爲安邪。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爲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爲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又曰。荀子爲人意。必剛愎。拂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爲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尙不爲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邪。旣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旣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

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氏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尙何詳略之足議邪。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雜引物類。踳駁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能遠。迥也。然自揚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卽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咎宋儒之妄加。

誣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卽所爲觀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旣不知性。又烏知禮。旣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卽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彊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四十四

雜學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問太玄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榜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榜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曰。揚子雲云。明哲煌煌。榜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關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關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

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曰。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又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揚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卻尙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又曰。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爾。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云。亦何不可。

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揚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問。太玄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卻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卻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卻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玄。到三月便是地玄。七月便是人玄。夏至卻在地玄之中。都不成物事。

又曰。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挾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尙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澀奇古之詞。何邪。

又曰。法言澀而晦。

又曰。程子曰。揚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揚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艾千子曰。揚子太元。乃勦取太初曆法。銖鏘尺寸。陰用其實。而別爲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嘍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揚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濡跡於亂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溫公伊川康節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怨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學統卷四十五

異學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

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背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也。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又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

矣。

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宏道也。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德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較計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

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絡。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絡。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謂。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

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概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閒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時。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的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穎濱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彊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爾。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閒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彊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端一無閒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彊之說。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閒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得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

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形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彊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孰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

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鳥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其虛繆不足稽矣。

又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西山真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化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勳。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尙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竊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傲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

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斃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

又曰：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旣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旣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如此邪？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

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宏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朝陽殿，化作阿房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或問黃老清靜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邪。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卻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卻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翕，彊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彊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闕闕而爲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闔者。以此。

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又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然非真物。

又曰。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僂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

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罪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又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鄧元錫曰。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國。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撕。舉無所可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且而求聘。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日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絀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畊而食乎。織必刈麻。泉。畊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恆者。

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恆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掎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掎擊之。亦何異卽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軹夫。比舜於卷婁。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黥天劓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不爲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烏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及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卽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

愚按。自開闢來。歷羲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俑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漉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爭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無。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元化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卽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爲幻。以物爲籙。以玄虛爲妙用。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顧自漢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尙。其爲說也。愈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爲長生。爲方藥。爲陰謀。爲刑名慘刻。爲縱橫捭闔。爲符咒幻術。爲放蕩。爲清譚。爲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爲之鵠而盪其波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峙爲三教。或混爲一家。而老氏遂爲萬世異端之鼻祖矣。嗚呼。老氏之弊。可勝術哉。陋哉。葛充之言曰。老子體自然。然而生乎太無之先。超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搆契元人。靜思期真。則衆妙咸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嗚乎。元之言。亦荒唐甚矣。元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率類此。嗚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

不能解則何也。

學統卷四十六

異學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邱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自以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何如？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

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會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廢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卻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卻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又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

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邪。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卻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卻不恁地周。莊仲曰。卻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卻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卻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籟。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閒世篇。揣摩之術也。

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

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己。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已離了。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卻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爲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闕。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卮言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爲曼衍。沈洋恣肆。以自適。其作漁父。盜跖。佞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摺撫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卽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譯世之尤者。沖虛經較差平淡云。

學統卷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

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遙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了。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背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閒百事廢弛。遂啓五胡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人。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畜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遑者也。四聖雖美之所

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四十八

異學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

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逮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糲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尙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疏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室之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爲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毀孔子，至以爲汙邪詐僞，則其罪有不容於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

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直而見道。不爲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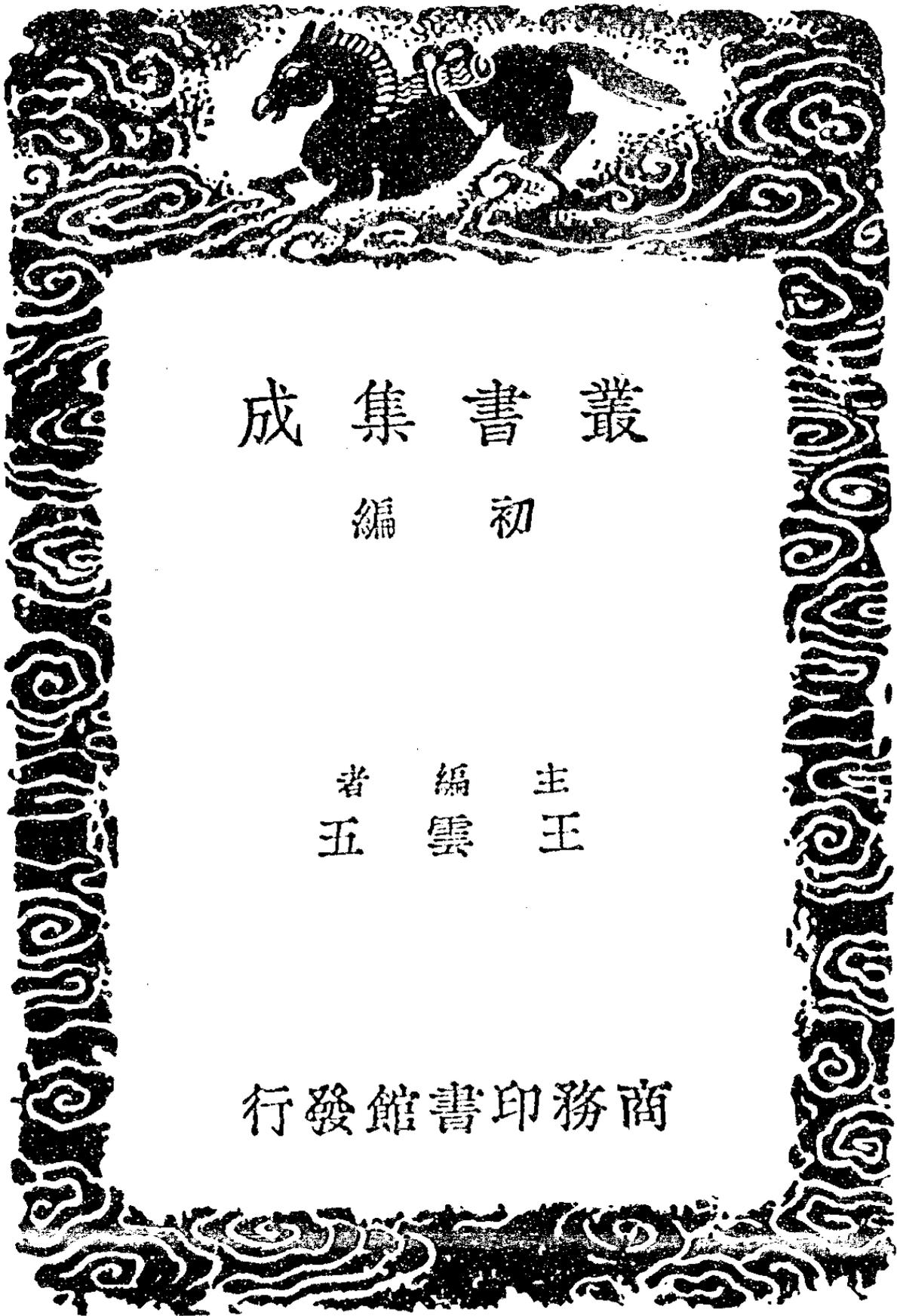


3
4
3335....

學

統

九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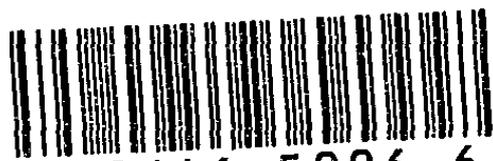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九)



3 0646 5006 6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使之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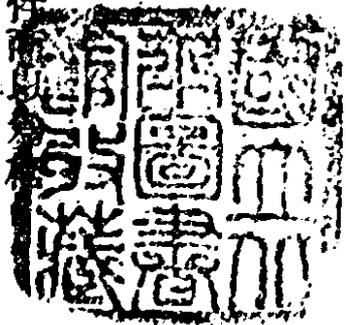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083
112
2:3336

學統 卷四十九

五九五

3935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出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旣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法。彊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只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任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邪。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竝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麤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

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卻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卻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卻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

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彊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尙可與論性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卻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想者。自能不思想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脈矣。君謂不思想者。貴其不思想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落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卽落脈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好入腳。不然。縱要不思想。不勉。如何彊得。向落脈上勘明。方好駐腳。不然。縱能不思想。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

論孟子卽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彊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彊持。他倒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爲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卽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信矣。晦翁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之告子。

學統卷五十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信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縣圃。浮遊蓬萊。畊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矣。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捩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轉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邪。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邪。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邪。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陸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楨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昨蠱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尙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

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沈鄴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真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眞僞辨矣。帝怒，謫潏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彊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昭應宮。以宰相兼宮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竝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闕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卻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尸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卻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真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卻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

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皇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靈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休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願謔明命爾。文王之所以

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者。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懷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燐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也。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邪。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宏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贖牲。席不過藁蓐。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聘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遠失。非欲其媵阿順。旨爲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竝列之。旣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竝列而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

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新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蕩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其。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午。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蜃。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蜃。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恠。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顥捕而醯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

眞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眞武。而圖誌乃云。眞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祕。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長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殿祀。純皇帝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贖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癸惑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眞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官。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眞人。已封眞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竝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元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至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尙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閒。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北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願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貽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訐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戍邊。元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躡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齋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淫酗衰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爲詛祝。所興禍祟。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

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次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闕疎。則邪說乘閒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夷。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畱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賊役煩增。萬方則劾。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

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旣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都愈。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爲大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而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畱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繚出許多說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樂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畱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眞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眞篇本是發明

仙家事。未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真能到得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究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生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柰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感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譁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之。於是。有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冲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邈未論。卽距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搜都集。頒之海內。宮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真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真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元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元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真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部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卽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卽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舍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雨暘。濟幽度顯之類。九曰乘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

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啓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元部。在洞元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部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錄。蓋云彙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奧者。乃在道德南華沖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葛元、郭象成、元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元門鼻祖。而世之羽人簪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間。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禁禳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規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興。冀其絕。而柰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五十一

異學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咸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歎。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案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于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于宰相元載。王縉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畱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書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小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

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愛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邪。則本瘞土中。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邪。則一塔不能自衛。于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竝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閒無適而非道。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閒。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脩治爲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

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卽當敬以治之。當脩治而脩治。義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僞。程子曰。不若言是者爲真。非者爲僞。之爲確也。持國論克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已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設。乃佛爲下根說。佈之令爲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僞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于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闕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程子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氏之害。甚于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夷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于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流通而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閒。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賊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閒氣生于其閒。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冥然被驅。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蔽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畢出于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于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閒。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邪。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

其道以爲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蟲，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于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蟲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鐙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外夷人，卻會作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尙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作。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營營于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于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于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閒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作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便入來。只靜坐于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閒。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作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作清靜經。又卻偷佛家言語。全作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卻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卻不會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于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閒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者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

禪來。又高妙于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于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彊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國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彊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使心淨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于本體。而使之不行。願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卻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閒。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段。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閒。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者。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臬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象。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闖闖在天地閒。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籬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閒惑人之物。不特于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作得脫灑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齧破一粒米。終日箸衣。不曾挂箸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作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齧箸一粒米。滿身箸衣。卻道不曾挂箸一條絲。

問佛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于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偷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玄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卻說及下截。朱子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于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子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

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者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于父子。卻棄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卻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卻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已分。若知得真。則其僞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又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卻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于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者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

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者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着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卻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作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作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作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者，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者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作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

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壓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又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作工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或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者工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闊。于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

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卻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于佛氏相似。佛氏只爲磨擦得者。心極精細。便認作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者。理。佛氏原不曾識得者。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作性。如視聽言貌思。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貌有貌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貌能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貌恭也得。不恭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作性。他最怕人說者。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者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者。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者。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于空者。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者。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某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如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卻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于下面箸箇恭敬忠。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卻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頤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者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云云。此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邪。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者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作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者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閒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者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者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者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

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彊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罌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說會萬物于一己。若曉得者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說者箇。暮說者箇。至于萬理錯綜如此。卻都不知。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卻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頔在傳鐙錄爲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爾。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

之意。後來達摩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作得極好。

又曰：達摩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于色見空。爾。大抵只是要鶴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卽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者，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溼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

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者兩句。如者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于那處都蔽塞了者。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卻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偏而不能返者。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于道都不相貫屬者。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于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卻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者。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道。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于大本不立也。問溫公解禪偈。卻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書云。釋氏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于此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者。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

只者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又曰。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彊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又曰。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作。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于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差了蹊徑。置此心于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哀任意。然細觀之。只是于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既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振不臥牀席爾。

別無他說。

又曰。禪只是一箇默守法。如麻三斤。乾矢橛。他道理初不在者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者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于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于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者。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者意思。要籠絡者。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閒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作兩截。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于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禪也。

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卻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率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又曰。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卻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卻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真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榦。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玑。以驚動

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敝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作張三。作了張三。又會去作王二。便如人作官。作了者官。任滿。又去作別官。只是無者道理。如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作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作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爾。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腳朕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于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作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人作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簞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鏡。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間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峩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于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峩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于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未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作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于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開只有者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開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者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者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作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

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者箇。他那妙處，離者知覺運動不得。無者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者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者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者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者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說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者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作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作，少開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于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會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作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卻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于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者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者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者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者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作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又曰。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

又曰。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摩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作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作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沙。

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作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于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會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卻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誠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于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于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又曰。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閒漸

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儉其說來作己使。是爲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作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儉佛說爲己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朱子答汪尙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畱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爾。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

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答汪尙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壓飭。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慮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于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于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答汪尙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于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于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旣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

尙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答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于禮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于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于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于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鶩。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

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答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而未有一事時。裏而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作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作本心得否。喚作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閒。便是謬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邪。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閒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閒。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

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閒。須看得破。不爾。則流于釋氏之說矣。

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于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于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閒。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

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答林擇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于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

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于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溺于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謬、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答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墜、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嘗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作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

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作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作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爾。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僥倖于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于學，則茫然無所執持，而徇于物欲，幸而知志于學，則未有不墮于此者也。

答詹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易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卽不可

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主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胡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于進道，而果于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于胸臆。氣象言語，只是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荆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于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于羹，見舜于墻，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邪？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于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邪？

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衛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

又答陳衛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閒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爾。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閒斷者。裏霎時閒壞了。便無填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者下功夫。未有干涉。卽見如此。幸試思之。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

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邪。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于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詭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

答汪叔畊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期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妄心妄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難。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答許生書曰。來論謂讀書。逐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書不求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于此矣。

西山真氏曰。案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象。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于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于佛圖澄。符堅之于沙門道安。姚興之于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舍其身。爲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狄荒幻之教。不可以治中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戾。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世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真學佛者。而帝也。旣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舍者乎。釋服入道。旣可微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會。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于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祔。若綸若釋。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于分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尙禮法。必明政刑。願安有是哉。

又曰。案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益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悚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彊于修德。元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于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于內。楊李賊于外。醞釀而成之也。而

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殺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閒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旣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剃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戾。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虜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旣卽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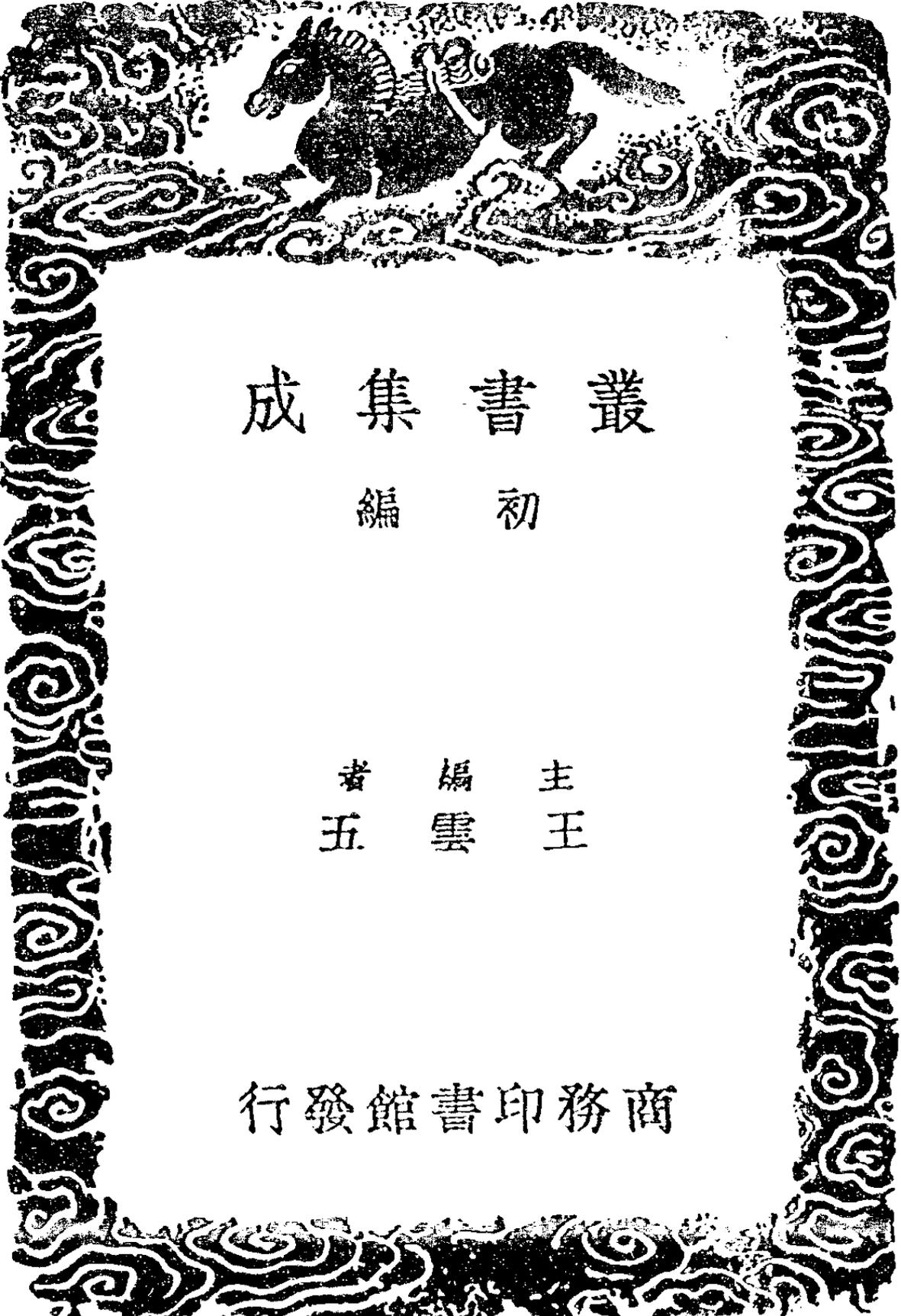
3
4
3336

學

統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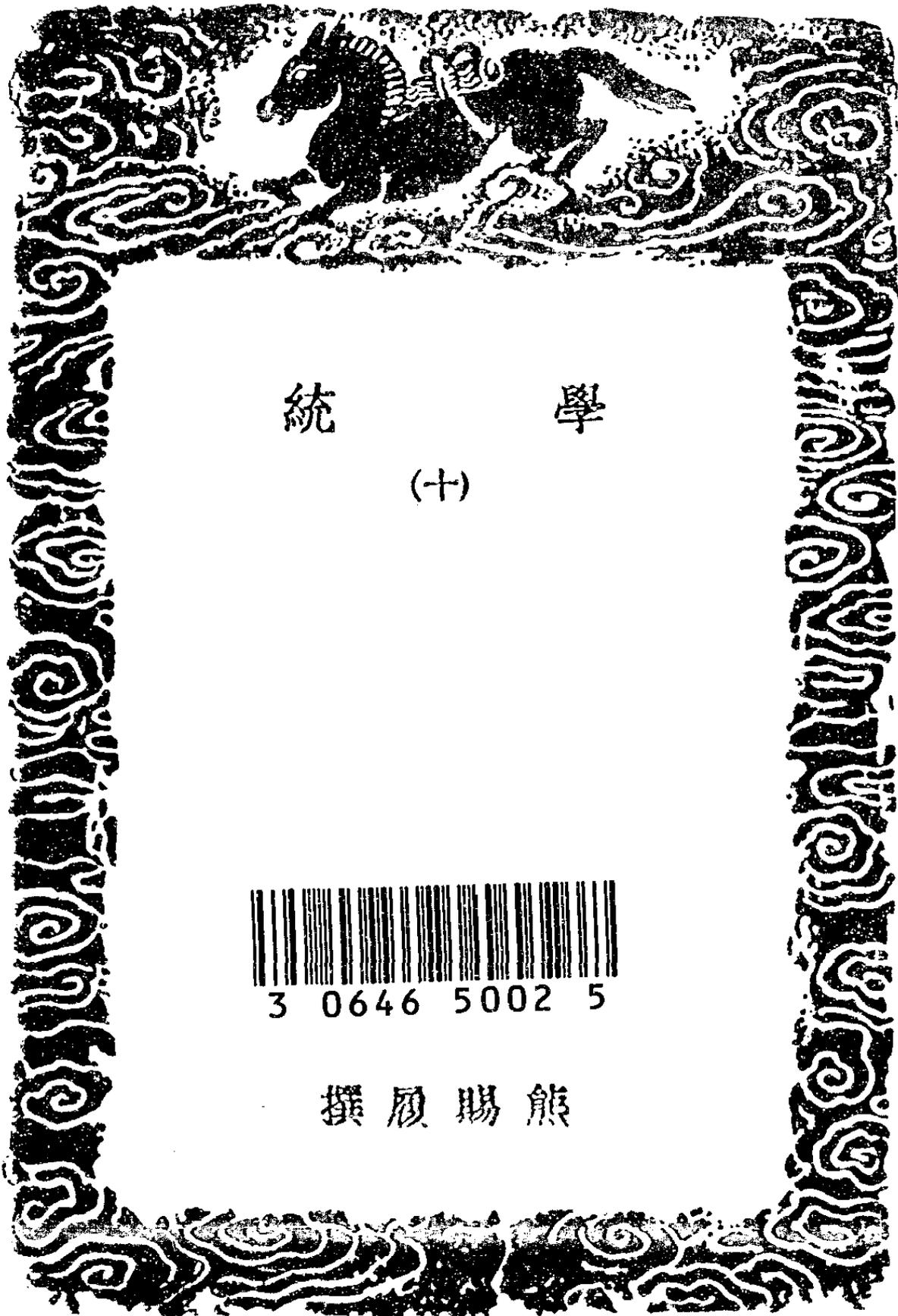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十)



3 0646 5002 5

撰 履 賜 熊

學統卷五十二

異學

釋氏

曹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晝夜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于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酬酢之而乃通乎萬變。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又何往非心之感邪。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去了。一歸于真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又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于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邪。舉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083
112
2:337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卽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爲不出邪。果非邪。何其旣出而好之者衆邪。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闕。旣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其故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于物者也。釋氏亦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邪。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于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伎耶。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者也。極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旣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旣如此。則偏于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不其信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閒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閒斷處。又焉得爲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邪。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爲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

佛乃求過于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眞知四子。而能講其書者哉。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于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尙書姚夔率大臣。醵錢具瓣香。期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上疏曰。釋老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寢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談。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爲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比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于邪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閉其衷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瓣香尺楮具列之銜。宣揚于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

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癩彊，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于經筵聖學，不無所損。于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邱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聲，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敬齋胡氏曰：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于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又曰：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者，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絕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作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于禪。所謂高者入于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于靜虛，又好奇妙。

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作空了。不覺流于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于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象者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象在心。不肯放下。故忙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于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于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作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柰何柰何。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作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靜。庶不爲物誘。見聖

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此。自以爲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于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作錯了工夫。將者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者。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方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又曰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著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剝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魄強盛。能鼓動凌駕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誤。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滿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驗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蓋緣繫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卽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是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者裏工夫欠缺。柰何心不下。故如此。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者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

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臥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象一箇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置心于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于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于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虛靜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于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為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真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縣空想出者。般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己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縣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爲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感。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攬。如鵝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原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作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物。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又曰。釋氏以爲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物生于虛。是有生于無也。故以虛爲道。以無爲宗。其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零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卽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于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于老氏。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象竊

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絕滅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者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而非真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尙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又曰。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于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

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絕滅，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作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悖謬顛倒，害于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于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于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彊合之，誤矣。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作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

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駕虛、而得罪于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卽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卽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于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于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則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于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旣曰主一無適。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

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作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于外，體空于內，內外離隔顛倒。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作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

此理具于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于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又曰。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于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原。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心。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會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象。

箇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閒。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知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禮。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作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蠶。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采。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者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者箇作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者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作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作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作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作似是而非。莫過于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者裏已無及。

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地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者箇真身。再去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又曰。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象。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又曰。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鶻突。是他只管想象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五十三

異學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于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竊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于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幻。以生死爲輪迴。以天堂地獄爲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爲見性。世顯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邪。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旣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于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爲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尙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于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于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于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緣。十二三。餘皆閒言語爾。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曰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答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不過如此。閒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于彼。蓋于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卽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于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爾。

又曰。中庸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

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邪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于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于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于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元妙，迥非前日比矣。于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于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旣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竝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于釋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以推行其說于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即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爲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

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于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于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有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于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爲是。不幾于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爲祕典。則今所宜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

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于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遺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于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于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彊合于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元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敲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卽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真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于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

爲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竝無一理字。注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

又曰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于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于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于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于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于兩閒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于探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旣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因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爾。以其皆生于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于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于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浮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于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

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于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于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于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于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

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于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于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尙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旣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寶，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

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耶。

又曰。宗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揜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踢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踢着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又曰。宗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邪。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于此。則亦何以窮理爲哉。

又曰。宗杲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栢樹子。竹篋子。麻三觔。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于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奧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于絲毫杪。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乎。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

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肖失言。決矣。乃至如此。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邪。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惑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邪。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遠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妝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

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爲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于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愾然辭氣之表矣。夫旣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旣不可入。又何有于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于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于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于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

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異端之禍。所以相尋不

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于天下。孔孟之道，于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爲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于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哉觚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爲之慮可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于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于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闕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卽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于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于孔子，輒以爲非孔子。

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剝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于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于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于人心無見于道心爾慈湖之志于道不爲不篤然終蔽于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于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噓所以能噓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卽是

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指。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指。第假之以成就其說。竊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于此。是故天敍有典。吾則從而惇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于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于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于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于一途邪。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閒而入。學者于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語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旣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于異說者之所能識邪。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盲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于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綫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

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佛邪。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譸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于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卽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爲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于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願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道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

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澈。然于中則曰允執。于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于安排布置之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于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矣。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于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卽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所謂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終爾。內外本末。旣不免分爲兩截。猶譎譎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真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湛元明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邪。又曰。中庸精微。卽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答周衝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旣許之以廣大高

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卽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此。是以槩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于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竝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竝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彊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些。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于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典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爲無不徧。實則外于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鞞巾而喪。輒沐之食子。

義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頌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于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尙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己。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于初學。冤仇等于親愛。衆生齊于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豈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于教也。滋悖。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其卒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爲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于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于神明。禮樂達于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焉。悅奇尙異。索元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于農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願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注腳。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卻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爾。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卽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于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兩截說一原無閒。其能一原無閒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卻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家

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卽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丟卻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能還人于無極。故特顯無極相爾。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曾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沖漠無朕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子謂萬象森然。依舊沖漠無朕。是卽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開闢佛家。竟未有尙之者也。曰。昌黎之于佛。恐尙落影響間。曰。固是。卻亦正幸其入佛未深爾。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

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爲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爲不知佛矣。然則何爲而關之。曰。迺其發端。旣與吾聖人尙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爲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爲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于卑孔。業已卑孔。勢必至于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于苦海。則已。如欲拔衆生于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于儒可也。謂之有功于佛亦可也。管窺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在。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公問。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歎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華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于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于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真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卽元公之所謂

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于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于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弑君，無所不至。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于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邪？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于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敍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僧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箦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又曰。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有閒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團頭。共說無生話也。彼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爲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于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于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爲佛氏者。尙援儒以重佛。今之爲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爲三教之說。以爲與吾道列而爲三幸矣。其後爲一家之說。以爲與吾道混而爲一幸矣。今且擯之爲凡。擯之爲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疏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爲凡夫。舍尊長而甘爲卑小。舍親而就其疏也。嗚乎。用夷

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于夷狄，而出于中國，不出于釋氏之徒，而出于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余向與東溟管翁語，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竝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卽氣之說，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敘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景逸答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尙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

不過疑似上拊合。故無極太極。近于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于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卽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于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關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卻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以爲何如。

又答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擾聖學。漸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指。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爲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教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迦太極于無極之指。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

最著也。蓋先生于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宏其用者矣。然于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某自奉教以來，虛參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于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負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教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爾。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夷，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于西方，宗于涅槃，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于其閒。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胡羯亂華，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于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令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關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于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爲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

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猶足之于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于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指。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答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某共此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于止。妙于空。其空之妙。卽空字更不容著。故至于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爲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于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彊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于人情。乖于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己見。彊聖賢從吾。每一溫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于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于內。爲力亦難。倘于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

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彊。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爾。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卽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于彼法猶無當。卽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于齊梁。西僧疊至。佛說大興。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託爲竺典。以譁于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囉。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爲部十有二。爲卷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至充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達摩自西來。則又立爲教外別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于是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玄。夫玄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閒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闢其法于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飯嚮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馮仰雲。門法眼。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願可以彊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爲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爲禪家六經。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于

無所住著處生心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爲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何爲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冰。冰不異水。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如冰卽是水。水卽是冰。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生死卽涅槃。故不生涅槃。卽生死。故不滅煩惱。卽菩提。故不垢菩提。卽煩惱。故不淨。結業卽解脫。故不增。解脫卽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眞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于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注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眞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爲名。大圓覺性爲體。凡聖平等爲宗。觀行速成爲用。方等大乘爲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

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于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首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處寂滅。卽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卽如七佛偈。釋氏以爲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參學家所稱爲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意天子曰。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

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答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乘證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清涼澄觀答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揚銜之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于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解。故稱爲祖。銜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握。得失是非。一時放卻。宏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

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曠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道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于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入造作雲居。答繼宗曰。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

無爲縛脫心量。處于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檗告裴某曰。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旣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答人問真心曰。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竝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于諸佛亦然。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個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宗杲答曾天游曰。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師之指。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傷也。統而論之。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

無凡無聖。無是非。無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真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證此也。西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參學付授。印此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吾儒。同邪異邪。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堂地獄。利果禍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不過以訁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後序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卽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于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潁川熊先生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憂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爲宗。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爲要。夫明統卽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矣。且善者卽天理也。天理旣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是非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閒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于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卽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千年人物之盛萃于斯。數千年儒先之論決于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崇。邪者當戒。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混淆于其閒。眞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天壤齊量矣。璜不敏。從事於斯道者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脈不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潁川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旣真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修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苟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蹶然而興。叛吾道者。亦可以幡然而悟矣。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閩漳後學李贊元題於金陵之懸圃。

跋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潁川先生所以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七篇宗悖。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然則孔孟所以爲學者。無他。不過格物致知。戒懼慎獨。以完其本善之性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學之爲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其門戶異也。申不害荀卿揚雄之屬。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真。則莫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爲最烈。俗儒稽考不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繆。不難厚誣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于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嚮風。守其成說。皆知異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說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爲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爲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千秋之學脈。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時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門人劉然謹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學 統

冊 十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熊 賜 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三四九

翁

(本書校對者 陳敬衡 莊呂歷 丁心田)



3
4

3337